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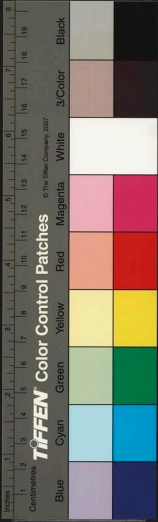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09092  
 類號  
 類別 子部法家類  
 全書 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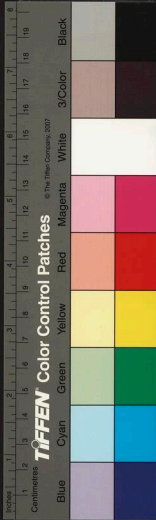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3415870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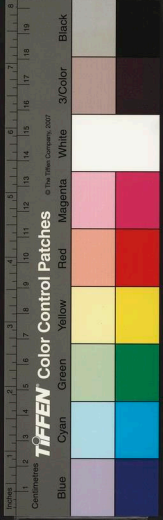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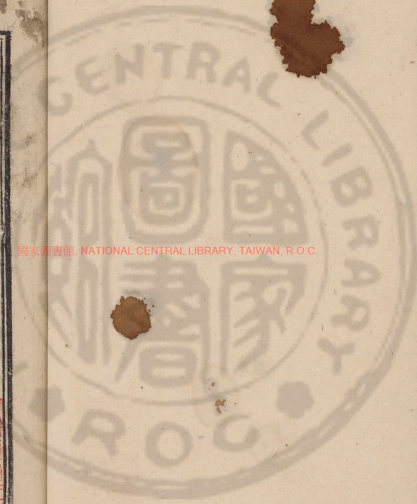


疑獄集序

疑獄集若干卷前四卷曾相和公  
疑與子中允公嶠先後纂輯行于  
世久矣今侍御汝陽張公閱而感  
焉嘉其可以益智辯惑以資迪司  
理乃博采籍記古今名賢折獄之  
精悉者釐為六卷以拓其未備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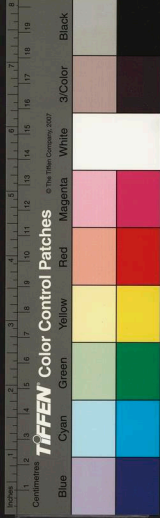


疑獄集序



靖乙未春按治全浙首授提學徐君階正其舛訛以崧祥辱六察之末戒敘其端而梓以傳焉凡吏浙者人授一帙以資爲觀要仁矣夫公之用心也蓋上世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畫象而不即中古制刑割情以爲威斷則若主於殺而不

有其生而不知聖人明辟之意迺在於生民舜命臯陶明刑以弼敎曰刑期于無刑孔子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斯則刑之所以爲用也致殺全生之道也自夫醇化遠而大僞滋情曖微茫其變千狀是非疑似不容一髮重之智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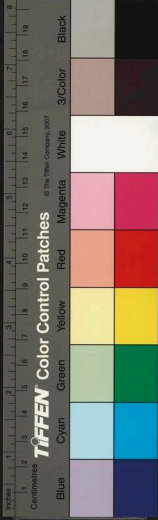




能愚者滯故悍者恣暴怯者避難  
其甚者官反爲威貨來爲殖皆得  
以亂其是非之故而刑於是乎失  
平矣是故古之求生者而今求以  
殺之豈天之心而人之性哉方今  
天子仁聖尤明慎祥刑以敦祗德惟  
公克仰承

休廉錄道徒旣多平反而重布斯集  
以詔辟人則所以宣達

皇仁而培植元氣於有永者豈人所  
可得例哉昔者考亭朱子嘗嘆獄  
不得其平欲輯經史遺言有及於  
教化刑罰者彙爲一書以繼謨明  
弼諧之緒斯集也其得考亭之意



與詳觀茲集所載惟良折獄若弛  
而貞若肆而允若設難辯異而稱  
其度物無遁情而吾仁不失胥古  
明恤之遺司理者由是而有獲焉  
則微顯闡幽全生致殺仁愛汪流  
太和之治可坐而致而徒明察之  
獄得以資焉而已哉公諱景字光

啓別號西墅其所植立教化精明  
憲度者尚有刊布朱子小學官箴  
集要鈞臺集表揚岳鄂王書刻此  
特其一云

嘉靖乙未秋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  
察使貴池恭川李崧祥序





疑獄集序

六月五日

疑獄集序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和蒙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略言焉先相國魯公嘗採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畱於篋笥小子嶮得遺編而

疑獄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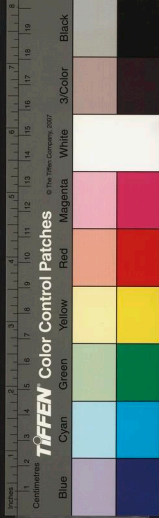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諷讀認先訓之丁寧蓋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為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况當聖世詎可平沉囂伏自天闕策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於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鬪訟之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囂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於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於大化

疑獄集序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鞫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於五代亂離

自一書了  
二得





疑獄集目錄  
卷之一  
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爲之編其子和蒙又  
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  
者苟能家得是書則疑貳難明之獄盡在目中  
矣友人譙君祥鍛木以廣其傳屬僕爲之引僕  
嘉其用心因書其說以寄昔至元十六年孟春  
吉日愚齋杜震序

疑獄集目錄

卷之一

御史佯失狀

李崇察悲嗟

王璣案伏聽

蔣常規嫗語

符融察善走

張舉辨燒猪

季珪智鞭絲

破嚙辨雞食

薛宣追聽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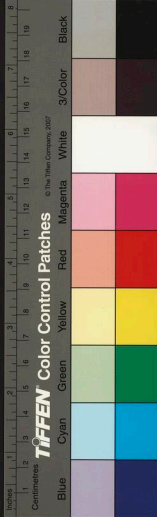
孫亮辨鼠糞

王液市鹿脯

認皮獲賊

書菜認賊

黃霸察妙情



惠仕考羊皮

莊遵聞哭姦

謙之詐獲賊

行友逼訪妾

楚金辨補字

子雲斷犇牛

松壽潛伺盜

李傑覘婦姦

孫登比彈

卷之二

郇吉辨子影

黃霸戮三男

高柔察動色

魏淵比書謗

胡質察色

承天情斷

子華不後訊

仲堪止六妾

陳表求情

魏昶留書

從事對屍

袁相探情僞

周紆屍語

閻濟沉鈎

何武斷遺劔

孔公察枉盜

陸雲密隨姦

子產聞哭懼

杜亞察誣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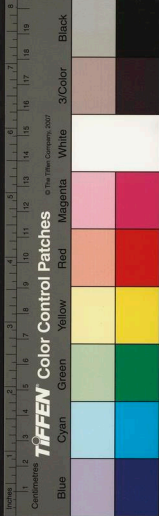
裴均察盜犬

元膺知喪詐

韋臯劾司店

韋丹察威權

王潛召認靴





卷之三

莊遵壁聽姦

趙和籍舍產

行成叱盜驢

張鷟括詐書

放驢求匿鞍

曹攄詰行馬

崇龜集屠刀

無名識盜葬

慕容執假銀

彥超立吐櫻

德裕泥摸金

張輅察佛語

宗畜驗軒杖

仲榮射繼母

孫寶和環餅

韓湜聽哀懼

希崇斷義孀

蘇秦料刺客

憲之知牛主

卷之四

若水疑雷獄

敏中疑無賊

張詠勘賊僧

遺書婦翁智

韓億出乳醫

包拯察牛舌

司馬議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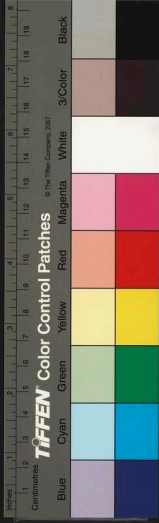
范公疑姦毒

杖骨知子孝

唐公問筐篚

伯通嗜鋤刃

公謹限擒賊



顯之勘詐契

卷之五

漢武明經

楊牧咎巫

戴爭異罰

竇阻免喪

柳寃瘖奴

李嶠別柱

真卿感雨

袁安別繫

曹攄明婦

至遠憶姓

崔黠搜帑

崔公仁恕

唐臨不寃

次武各驅

柳設榜牒

齊賢易財

錢治牀足

王和甫校書

仲孫疑里胥

清獻原情

純仁戒情殺

楊津獲絹

蘇渙折取衣

薛向正尉

王文正酒吏

薛奎疑踐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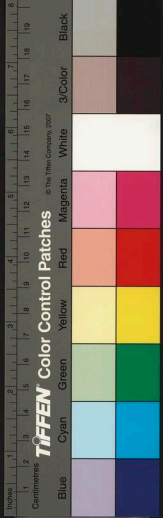
程顥辨翁李

謝麟鞠親殺

卷之六

唐肅白汚衣

安禮神明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八

趙知錄禱天夢猿 易衣隱婦若籠

獻卿揣殺僧 文公夢吳姁

承議持平 府尹捕姦僧

壽隆疑火死 王端識犢母

孫沔脫會飲 西山夢神訊殺僧

李允按榜僕 張洽伏盜

雨巖詰寇倖 協尉縛偽承盜

行德捕桑門 蔡高驗浮屍

尹誅詰冒產

卷之七

憲司准管義士 輯謀獲偽帥

趙損齋淫奔 恕齋神政

捕寇得妓首 樊舍首悞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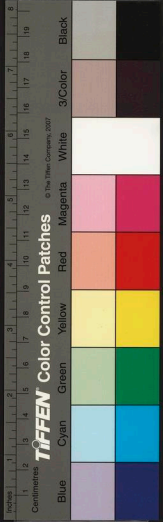
蕙溪悟酷 鄰婦證偽姦

輿妓屈盜 節齋集觀音認姦僧

陳青釋濕履 日隆詰狡語

緣琴理僧冤 時奚報應

卷之八



彭節齋額刺二形

高防辨幅尺

惟濟辨左手

侯臨還寄

文窺理誣盜

曹駁坐妻

宗元守辜

張昇窺井

歐陽左手

程琳炷竈

強至油幕

程戡仇門

呂婦斷腕

魏濤證虎

王璩故紙

李公驗舉

王臻辨葛

穎知子盜

孫料兄殺

朱詰賊民

江分表裏

章辯朱墨

南公塞鼻

郎簡校券

王珣辨印

方偕主名

蘇請耐極

賈廢追服

卷之九

程簿舊錢

孫甫春粟

劉相鄰證

王罕扣狂嫗

虔儻鄧賢

孝肅杖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崔碣濟潦

劉敞察冤

李兄誣婦姦

提舉辨明

刁傷釋福兒

謝蘭誣殺

徐裕奪督殺商

邊其揭捕文

卷之十

陳襄捫鍾

呂陶服罪

鐵工名姓

陳睦酷報

焚廬殺夫

漁殺盜網魚

姚甲偽鈔

德甫聲冤

光祖詰蛙

劉令假鬼

良肱驗刃傷

德輝察冤

捕急濫冤丐

嗥犬起屍

易貴杖石買紙

梅妻瘡死

王旻解卜

趙廉訪擻城隍

胡向免被脅

海牙釋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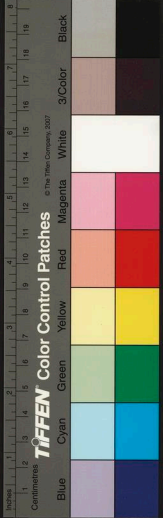
田滋得葉

游顯杖蒲

姚守別食雞

彭祥還貲

疑獄牽聯



疑獄集錄目終

疑獄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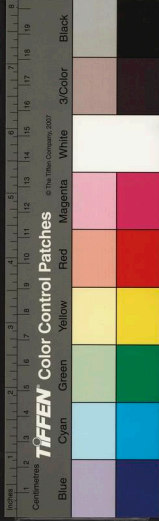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御史佯失狀

唐高祖以李靖為岐州刺史或有一人希聖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以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獄集錄目終

疑獄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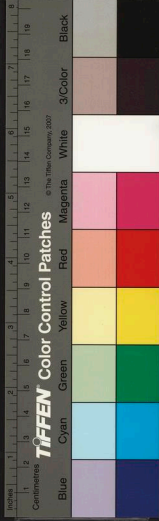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御史佯失狀

唐高祖以李靖為岐州刺史或有一人希聖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以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刑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  
今失告狀幸救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其  
狀與原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高祖高祖大驚  
御史具以狀奏靖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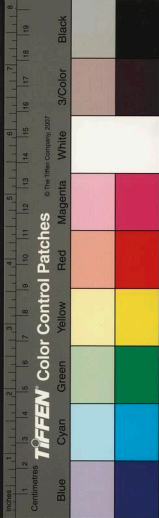
李崇察悲嗟

後漢李崇爲揚州刺史縣民勾泰者有子三歲  
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竝有鄰證郡  
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  
獄吏謂曰兒已暴卒可出奔喪泰聞之悲不自

勝奉伯嗟歎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泰奉伯  
伏罪

王璠案伏聽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李行詮子中與父妾  
亂遂與之潛藏追詰極急長安縣獲之縣司王  
璠引就房推問不伏璠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  
聽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璠鎖門去中與妾相  
謂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而璠至開門案下  
之人遂起白璠各大驚而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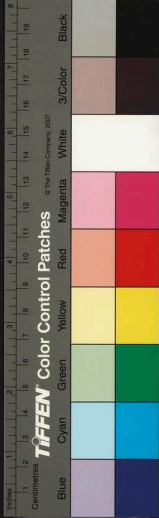
蔣常規嫗語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衛州  
二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  
二衛刀殺逖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  
明店人趣正等拔刀血甚狼藉囚禁正等拷訊  
苦痛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  
追店近人十五以上集爲人數不足且放散唯  
留一老嫗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  
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卽記姓名勿令漏洩

果有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  
云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竝是此人常總集  
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出餘竝放  
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姦殺逖有實奏之勅賜  
常綵二百疋遷御史

符融察善走

冀州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喝行人爲母逐之  
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奉  
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



也盜伏罪其發姦摘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爲盜若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以此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張舉辨燒猪

張舉吳人也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詎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季珪智鞭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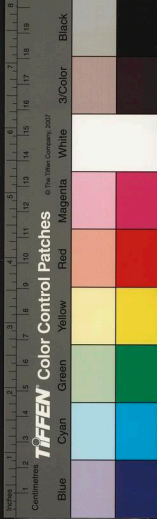
宋傅季珪爲山陰令有賣糖賣針老母爭絲一團訴之季珪季珪令掛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

破嗉辨雞食

有爭雞者季珪問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荳殺雞破嗉有荳焉遂罰言粟者

薛宣追聽縑

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





一人至求庇蔭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  
云是我縑太守薛宣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聽  
之一曰君之恩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  
問乃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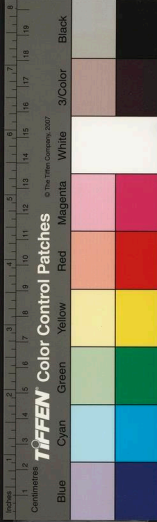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曾暑月游西苑方食生梅  
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  
藏吏乃以鼠屎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  
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旣蓋之復覆之無緣有

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  
官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  
燥亮笑曰若鼠屎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  
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伏罪

王淑市鹿脯

北齊彭王淑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  
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遇一人爲伴  
遂盜及脯去明日告州淑乃命左右及府寮  
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遷定州刺史

認皮獲賊

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健謂從  
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獲此  
賊實如神矣泚乃詐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  
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書菜認賊

有老姥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賣泚乃令人  
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認之獲盜

日黃霸察警情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妊其長  
姒亦懷妊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爲己子  
論爭三季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婦  
姒競取之既而俱至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  
傷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  
兒寧慮頓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姒伏罪

惠仕拷羊皮

後漢李惠仕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



羊皮各言其藉背之物惠仕謂州吏曰此羊皮  
可拷知主羣下默然惠仕令置羊皮席上以杖  
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其  
罪

莊遵聞哭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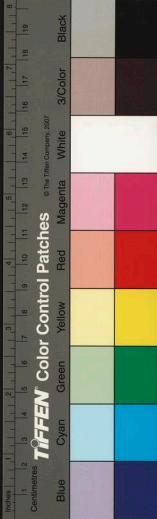
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  
哀駐車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  
守之有蠅集於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  
卽按之乃伏其罪

謙之詐獲賊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爲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  
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因而逃走詔令人捕之  
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  
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忻然曰無復  
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行岌逼訪妾

唐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侍御史  
張行岌按之其告者先誘藏宣家妾乃誣云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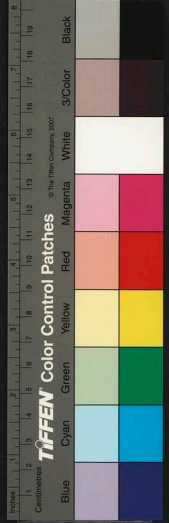


十  
歸  
州

有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死屍於洛水行炭案  
略無其狀則天怒令重案行炭奏如初則天曰  
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邪我令俊臣案勘汝當  
勿自悔行炭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必  
須實狀若順旨妄陷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為  
陛下試臣耳則天勵色曰崔宣若實有妾反狀  
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復案不成則令俊  
臣推勘汝勿悔也行炭懼乃逼宣家訪妾宣再  
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

數日略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  
輒知之思兢揣宣家見有同議者乃詐謂宣妻  
曰須縮三百步顧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微  
服伺於臺側其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  
無缺為宣所信任同於子弟思兢須臾見館客  
至臺賂門人以通告者遽稱云崔家顧客刺我  
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知其  
疑也思兢密隨館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陷崔  
宣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妾我遣

孟秋長卷一



汝五百緡歸鄉人成百季之計不然殺汝必矣  
館客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宜妾宣  
乃得免告者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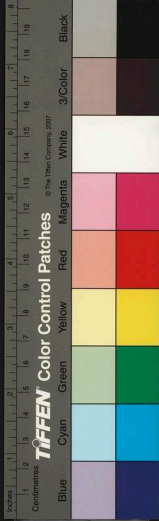
楚金辨補字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  
取刺史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  
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疑云書是光書語非  
光語前後三使盡不能決奉勅令差能推事人  
勅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令勅之又不移前

款楚金憂悶仰臥向牕透日影見之其字皆補  
茸作之平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因集州縣  
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  
散琛叩頭伏罪奉勅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金  
絹一百疋

子雲斷犝牛

唐衛州新鄉縣令斐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成  
邊畱犝牛六頭於舅李璉養五季產犢三十頭  
例直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犝牛二頭已



死還四頭老符餘並非汝牛所生恭忿之訴於  
子雲子雲令送恭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璉惶  
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  
汝庄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  
璉急吐款云牛三十頭總是我外甥掙牛所生  
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  
也子雲曰若是即當還牛更欲何語璉默然子  
雲曰五季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  
伏其明察

松壽潛伺盜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賊奉  
勅下十日內須獲如違限令其峻松壽至行劫  
處檢蹤見一老媪樹下賣食往以從騎駛來入  
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  
伺之有人共老媪語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  
府若爲推勘卽捉以布衫蒙頭送縣一問具與  
賊並獲時人以爲神

李傑覘婦女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傑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竟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賴不孝於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董其每再三喻之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爲兒所制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棺

盛之

孫登比彈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伏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飛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疑獄集卷之一



疑獄集卷之二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邴吉辨子影

邴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霸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  
富而無子祇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又取一妻復生  
一子後翁死其妻舍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財物乃  
誣後母所生非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獄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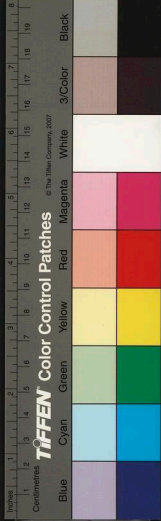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邴吉辨子影

邴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霸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  
富而無子祇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又取一妻復生  
一子後翁死其妻舍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財物乃  
誣後母所生非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





爲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  
八月中取小兒同歲白衣單衣諸小兒不寒惟老  
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立於日中惟老人之子  
無影遂財物歸於後母之男前女受誑母之罪

黃霸戮三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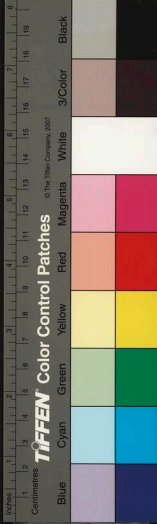
黃霸魏人也字次翁漢宣帝爲丞相燕代之間有  
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  
訟於臺省求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  
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高柔察動色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爲沒身其妻盈  
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夫不與人錢財乎妻  
曰嘗出錢與焦子文因追察焦子文色動應對  
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魏淵比書誦

魏國淵字子尼爲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  
誹謗者太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本  
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勅功曹曰此



郡少學問者令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謫書者收問因伏其罪

胡質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曰此人無雙言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乃嘗殺顯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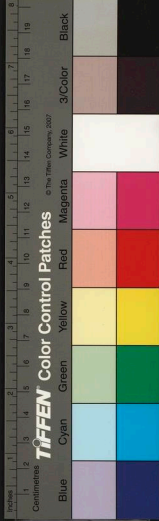
承天情斷

宋何承天爲行軍參軍時鄆陵縣吏孫滿射鳥

誤中直師雖不傷處葉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罪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也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

子華不後訊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爲大理正有盜官練者置厠中吏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掠以致誣



伏則坐致冤蓋太祖奇之遷甘州太守

仲堪止大妄

晉商仲堪爲荊牧有桂陽人王欽生一旦妄言親歿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實終歿此徒有大妄之過遂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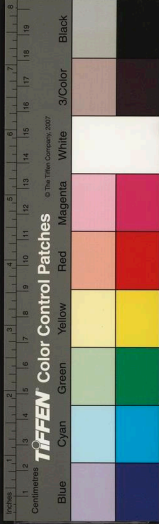
陳表求情

吳志有盜官物者數人惟收施明桎梏甚酷俟

死無辭廷尉以疑聞權以陳表能得士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求情實表乃去其桎梏沐浴更其衣服厚設酒食歡心以誘之明乃嘗服具爨支黨權奇之欲全表名遂釋明過戮其黨明乃感表變行致位爲將軍

魏昶留書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懷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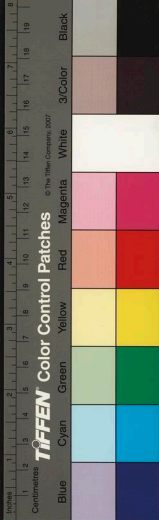




失金銀器四十餘事歸奏勅令乃季求賊鼎沸  
三日不獲主師魏昶有策略請喚舍人家奴選  
少季端正三人布衫蒙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  
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奴衛士云有投化高  
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之云金城  
坊中有一空宅遂投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  
開之婢及投化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  
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勅斬於東市

從事對屍

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支體  
具存但不見首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遽  
執壻入官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不任其苦  
乃自誣殺妻案狀旣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  
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蓋塵幕席誠  
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誣舉典刑其  
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情孰忍殺  
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  
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



其讞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陞牢慎擇司存  
移比繫者細而効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鍍戶棘  
垣不使洩於外便令件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  
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狀旣而一一面詰之曰  
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否有一人曰某  
於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却姣子五更初牆頭弄  
過凶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墜在某坊遽遣  
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  
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姣子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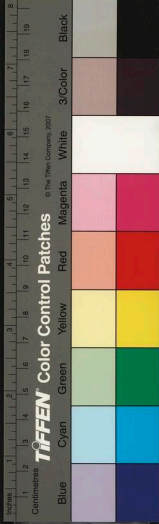
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

市開

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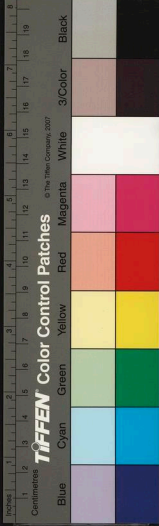
表相探情偽

唐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典因耨田得馬蹄  
金一瓦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岳見金又有白  
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跡馬蹄以叶瑞應  
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  
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  
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



土塊矣覓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  
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驗云姦議換  
之矣遂遣掾就案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者  
爲衆所擠莫能自明旣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  
服罪雖辭欸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令拘繫僕  
隸協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  
紛枉撓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开公覽之愈怒  
俄而因有筵宴停杯語及斯事劉坐賓客咸共  
驚異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所答开

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袁相國  
曰與之無素开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  
曰某疑此事有枉更當詳之开公曰換金之狀  
極明若慮有枉更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  
袁曰諾俾移獄府中乃令闕窰間得土二百五  
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本質在焉遂於劉肆索  
金鎔鑄與塊形狀相等旣成始稱其半已及三  
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  
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卽在路之時





服云不是殺以但取道邊死尸也自後莫敢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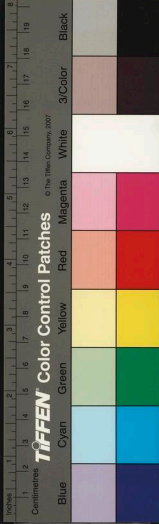
閻濟沉鈎

唐閻濟美之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賈人貨時有賈客所載甚繁碎其間有銀一十錠密隱之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船泊之所船夜發至於鎮所點閱餘貨乃失其銀遂執舟者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曰客昨者宿何所曰此百里浦汉中公令武

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  
雲汧公歎服無已出鏤

周紆屍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其口眼中乃有稻芒密問守門者曰誰載囊入城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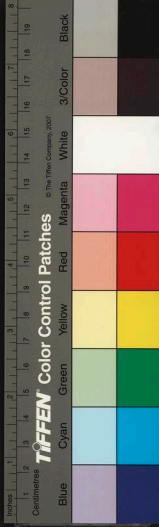


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櫂師沉鉤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鉤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於公公効之舟者立承伏法

何武斷遺劍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翁貲二十餘萬有男纔三歲失其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翁病因思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喚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

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兒乃詣郡自言其劍時太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劍當明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用慮宏遠如是哉悉奪取財物以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歲亦已幸



矣於是論者乃服

出風俗通

孔公察枉盜

後唐同光季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二職權莅  
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敗所  
牽挽四人則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則樞密  
郭崇韜之僚婿也與權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  
其敎都不訊鞫但以四貧民代四巨盜敎成  
而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親慮之則又卒  
無一言命令就法將過蕭屏囚屢回首向廳顧

之公察之疑情未究卽復召問曰爾數次回顧  
得非枉耳令吏平緩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實枉  
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柳尾遂不  
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  
曰某則已死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邪卽令移  
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  
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并校而推之具敎而吐  
韓卽使人馳告于崇韜移書于公公不諾卽具  
伏法四人獲雪用畫像以答孔公之德



陸雲容隨女

吳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共語便縛來果得之云妻謀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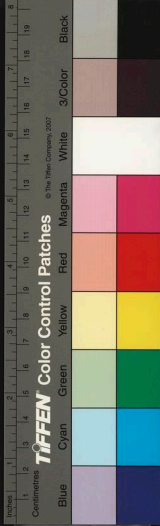
子產聞哭懼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衰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出獨異志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童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以未暮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於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墮乃詢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職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



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則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母乎乃令廳側効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母置之於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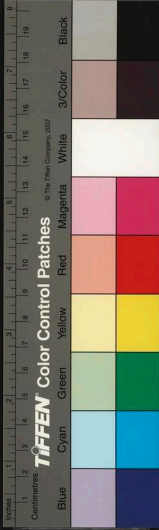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病云醫者所傳是骨蒸之疾須獵犬肉食之必差謂其夫曰今日之病在君必愈可以致一大爲妾斃之得而食之死亦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夫

曰諾乃依妻言斃之獻於妻妻食之餘乃潛之於篋笥夫出命鄰告之遂聞於公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韜之立承具述妻之所欲也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於法耳公効之具得妻之情與外人誣夫之罪將圖之公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釋之

元膺知喪詐

唐呂元膺之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輿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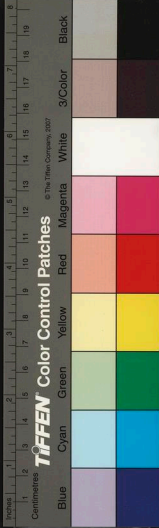
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為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兵刃槍之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舉使渡者不疑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亦擒之俱付於法

韋臯劾司店

唐韋臯之鎮劔南日鄉俗之弊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斃之既卒所有財貨十隱其七八因茲多致富盛公密知之有北客蘇延家屬太鹵因商販於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於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劔南無橫死之客

韋丹察威權

唐韋丹字文明鎮江西日有倉吏主掌十餘年數盈五十萬斛因復量負欠三十石公憫之曰斯吏也主掌十餘季計欠三十石必不自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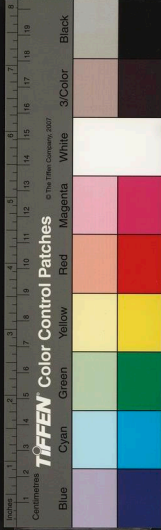
疑獄集卷之二

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其婦持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嫗以靴示之詒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馬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且曰兒昨著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乃伏

費也必爲權要者所須乃假令搜索家私文案驗之及分用明曆具在因輪示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缺也豈獨陪填又將代爾之罪今各據其所得限一月納足則捨爾罪羣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某等合當刑責儻捨重罪則陪填不恨矣既足倉吏釋錮而歸

王潛召認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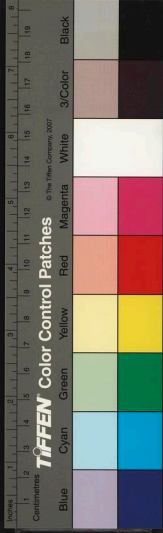
北齊太保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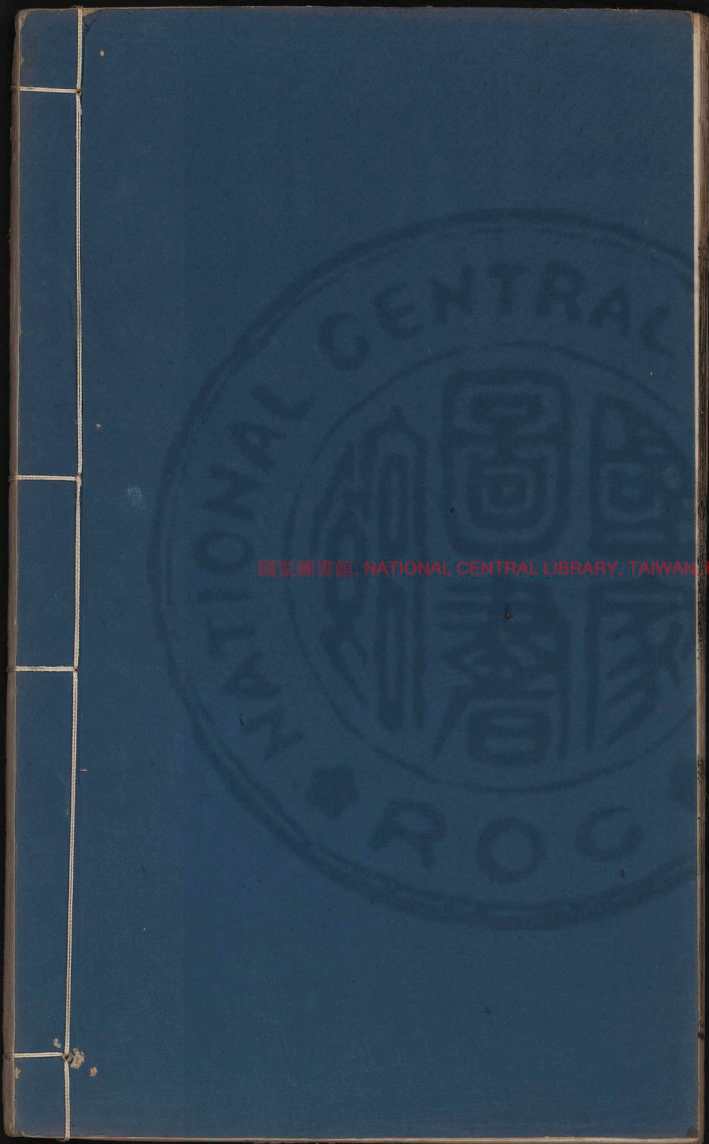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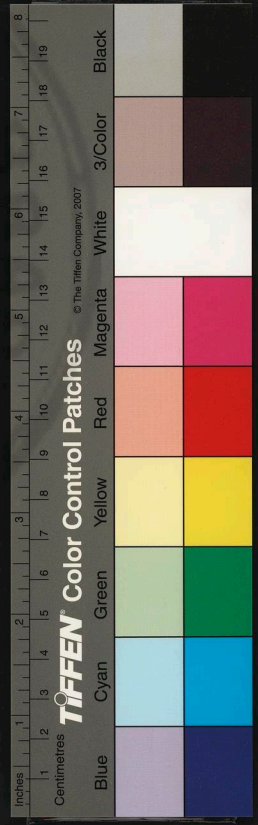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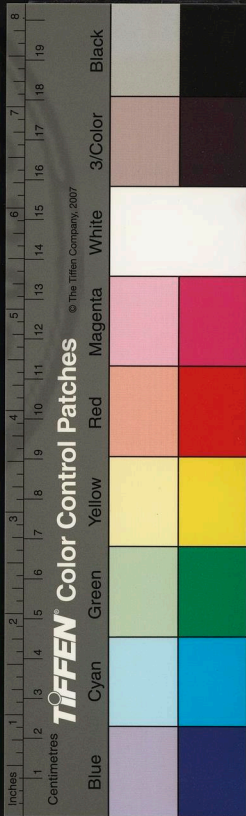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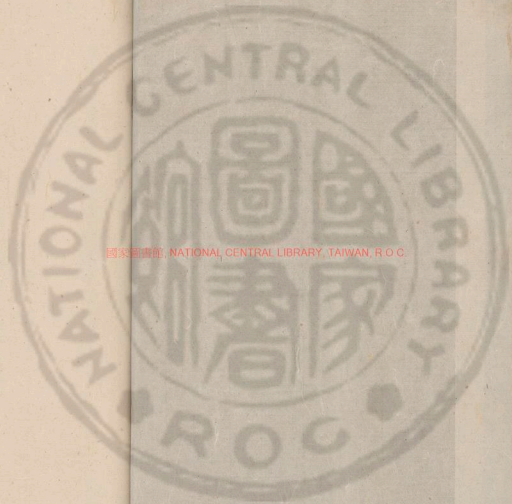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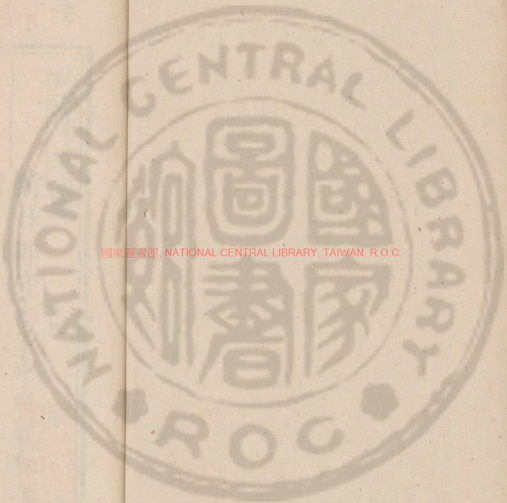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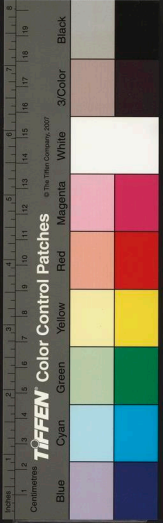


其遺初當天安今依...  
有陽令文子與人...  
子即以血塗...  
其元甲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5871 v.2





疑獄集卷之四

序

刑部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男和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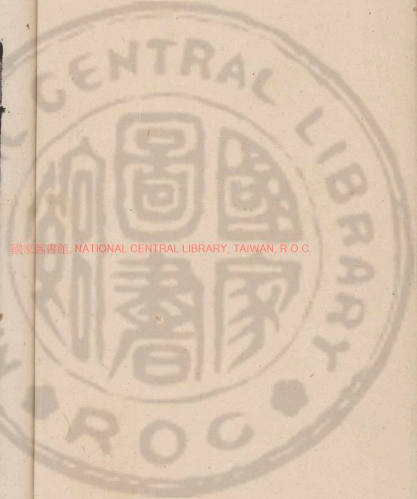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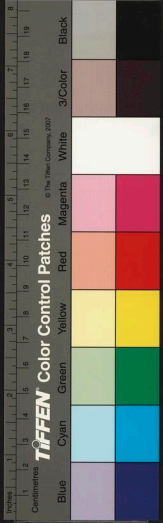
莊遵壁聽姦

莊遵初為長安今後遷為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令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赴賊女子即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愛於我而殺其兄即便告官官司拷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

疑獄集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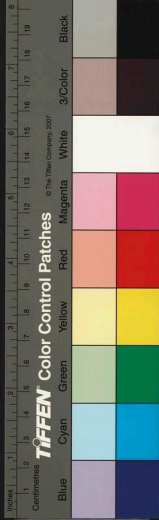


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置於法可放  
嫂歸密令人夜中察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姦者  
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嫂曰不疑  
因相與大喜吏卽擒之叔遂獲免

趙和籍舍產

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爲江陰令以片言折  
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  
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  
二農比庄俱以豐歲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

數百畝資錮未滿以在券質於西鄰管縉百萬  
契章顯驗且言來歲齋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  
獲利甚博備錢贖契先納百千縉第檢還契書  
期明日以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因不徵  
納縉之文籍明日齋餘錮至遂爲西鄰不認且  
以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爲所拒東鄰以冤訟於  
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  
如官中所賴契券無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  
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乃越江而訴於趙宰





趙宰謂曰縣政甚卑且復踰境何能理也東鄰  
冤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滌也和曰第止  
署內試爲爾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  
妄否則曰焉敢厚誣和曰誠如是則當爲寘法  
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早有寇江者  
按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姓名形  
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捕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  
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  
自恃無迹未甚知懼至則跪於庭下和厲聲謂

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因泫然淚墮曰稼穡  
之夫未嘗舟楫和又曰辯證甚具姓氏無差或  
言僞而堅櫛血膚取實囚叩頭見血如不勝其  
冤者和又曰所盜率金寶錦絲非農家所宜蓄  
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  
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庄  
人某人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  
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造成者趙宰  
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非汝寇江者何諱東鄰



贖契百千緡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慙懼夫  
色祈死廳下趙令梏往其宅檢付契書然後實  
之法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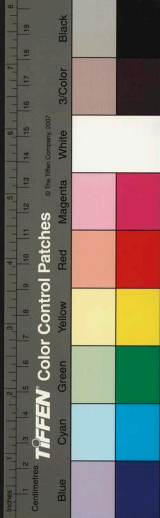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  
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  
成於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  
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  
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

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張鷟括詐書

唐張鷟字文成爲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作  
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米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  
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頭唯雷一字問是汝  
書卽註云是不是卽註云非元乃註曰非乃去貼  
卽是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爲馮忱書留二字  
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  
罪



放驢求匿鞍

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  
生齋推勘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可直五  
千文齋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  
尋向餵處乃令搜索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  
人服其智

曹攄詰行馬

晉曹攄字顏遠爲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  
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

崇龜屠屠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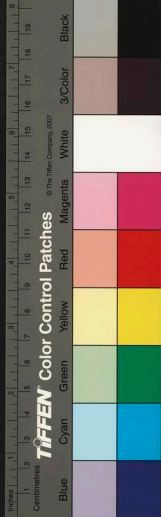
唐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季而貌樁  
稍殊於負販之伍泊船於高岸次有高門中見  
一姬季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縱其  
目送少季乘便言曰某黃昏當詣宅矣亦無難  
色微笑而已既昏暝果啓扉伺之此子未及赴  
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卽突入姬卽





趨而就之盜以爲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  
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家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卽  
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逗血  
之聲未已又捫之有人臥途徑走出一夜解維  
比明已行百里餘其家跡其血至江岍遂狀訟  
於主者窮詰岍上居人云近日有某客船一隻  
夜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於圓室掠拷備至具  
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刀納於府主乃屠  
刀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會合境庖丁俱

集於球場以俟宰殺旣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  
可翌日而至乃各畱刀於厨而去府主乃命取  
入諸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日各令詣衙  
取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有一屠最在後不  
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  
此何人刀邪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處  
命擒則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  
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日日潛令人  
伺之旣斃其假囚不兩夕果歸家卽擒之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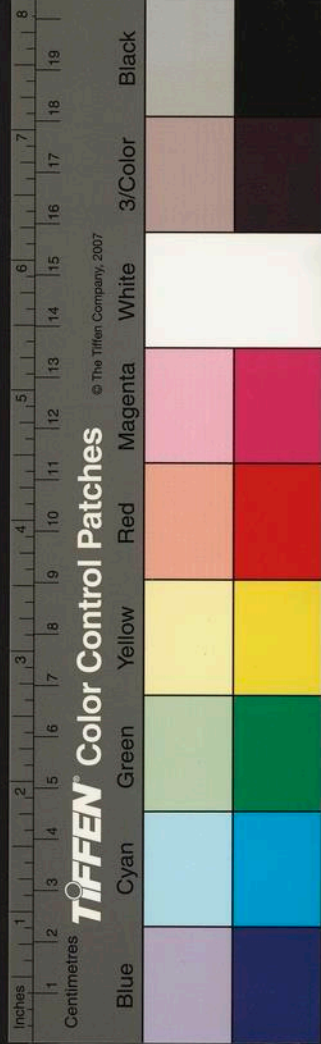


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明矣

無名識盜葬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

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遽進堦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指迷其由無名曰請君聞於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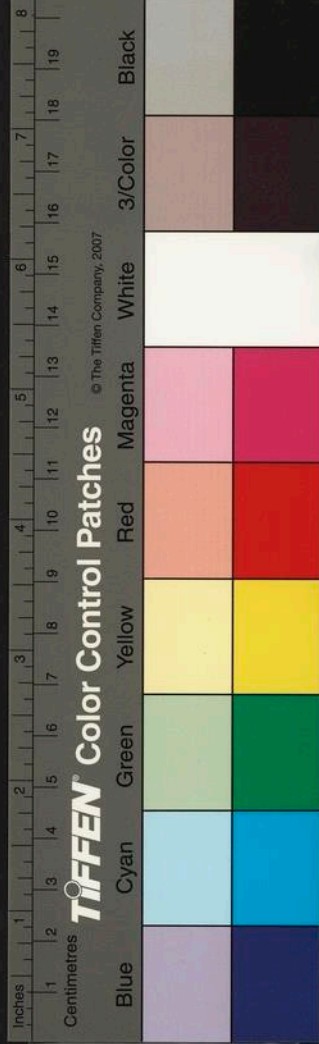
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縷經相隨出赴北印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卽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

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邪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卽知其墓賊旣奠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慕容執假銀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有州息庫遣吏

十  
厚





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錠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  
驗之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  
榜虛稱被盜竊所質白銀等財物今備賞錢一  
萬召知情收捉元賊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  
者執之伏罪人服其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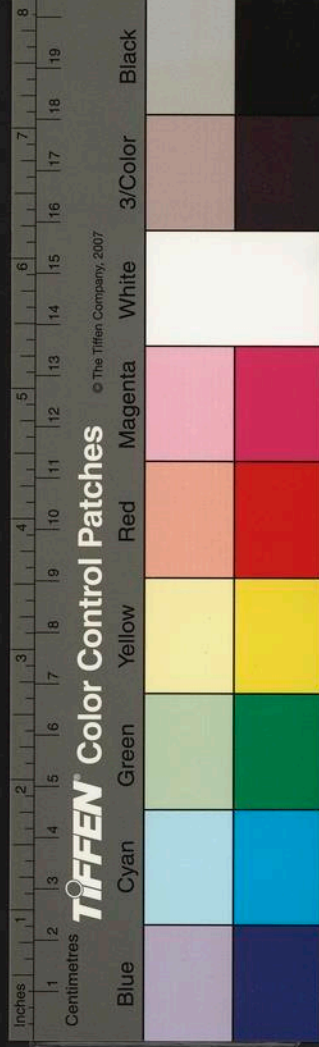
彥超立吐櫻

又有獻新櫻彥超令主者收之俄而爲給役人  
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彥超呼給役人僞安慰  
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蓋主者誣執耳

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彥超潛令左右入藜蘆  
散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桃在焉於是伏罪

德裕泥模金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  
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  
前數輩皆還相交割文籍在焉衆辭皆指以新  
授代者隱而用之鞫成其獄伏罪昭然然未窮  
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  
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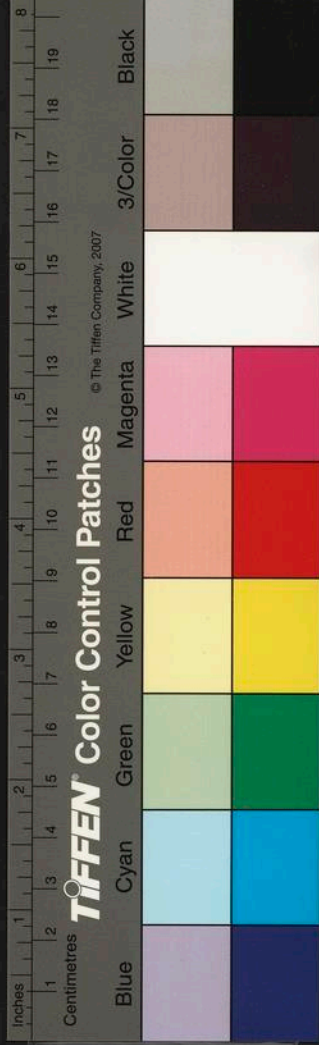




以意揣之僧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  
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  
金衆以某孤立不狎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  
泣不勝其冤公憫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  
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堯子數乘命關連僧入  
對事咸遣坐堯子門覩廳壁指揮不令相見命  
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隱沒金形狀以憑證  
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令劾前數輩  
等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張輅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畫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  
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贊  
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  
教誠縣鎮申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  
尚謙齋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復命言疑其妖  
僞有三傳張輅請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  
縣鎮率人力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輅  
潛開僧房見地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





犯法欵矣乃令謙立於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  
身中厲聲具說僧過便呵擒治取其魁首數人  
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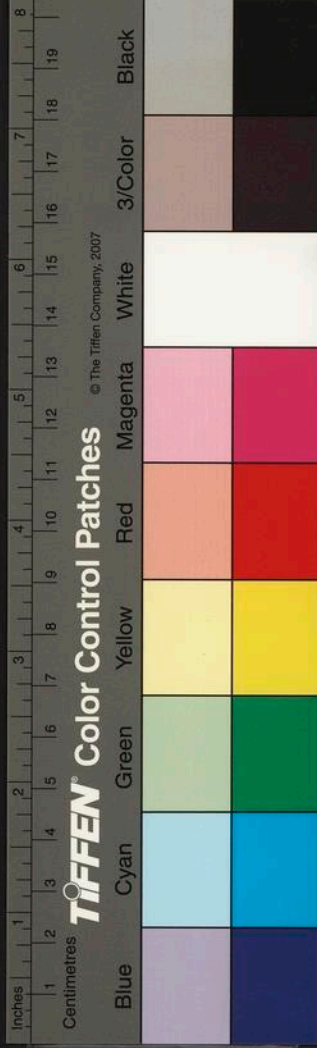
宗裔驗車文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宗裔者分符仗  
節獨守廉隅嘗典劬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  
暴客迨曉告巡捕吏掩而獲之所收贓惟絲鈎  
絢線賊王言是本物其囚不禁拷捶遂伏其罪

乃送州宗裔引慮縲囚訴絲鈎絢線乃是家物  
與被盜主遞相辭說宗裔促命取囚家縲車又  
各責絢線卷時心有何物一云杏挾一云瓦子  
因令相對開絢線見杏挾與囚欵同仍以絲鈎  
安於車上量車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主  
伏妄認之罪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乃  
雪冤枉

仲榮射繼母

晉安仲榮之鎮常州日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





孝者仲榮面加詰責抽劔令自殺之其父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劔逐之仲榮重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由此境內以爲強明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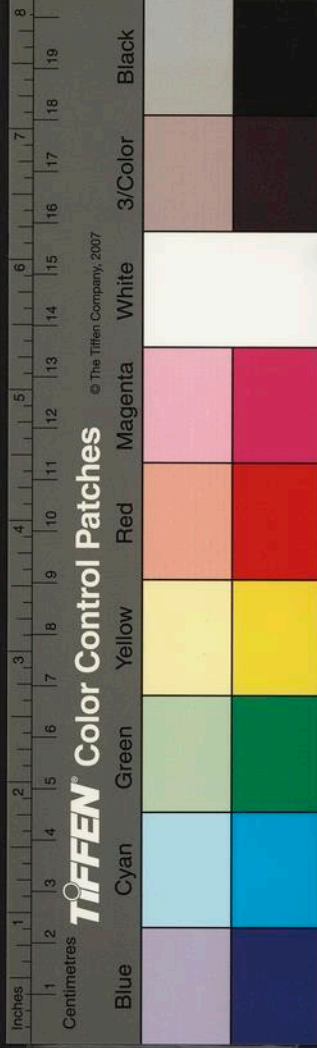
孫寶稱鑲餅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鑲散者今鑲餅也於都市有一村民相逢擊落鑲散者皆碎村民甘填五十枚賣者堅稱二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大尹引問無以證明大尹令鞠吏買鑲散一

枚稱知分兩乃都稱碎者細折元數其賣王承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謂神明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





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衰而懼是以知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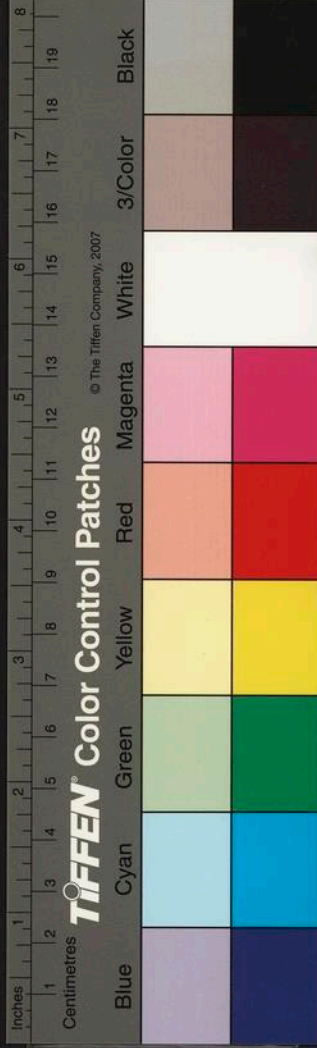
希崇斷義嫡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特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

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季撫養之恩博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蘇秦料刺客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賊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





因誅之

憲之知牛主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  
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牛主所  
居盜者伏罪

疑獄集卷之三

疑獄集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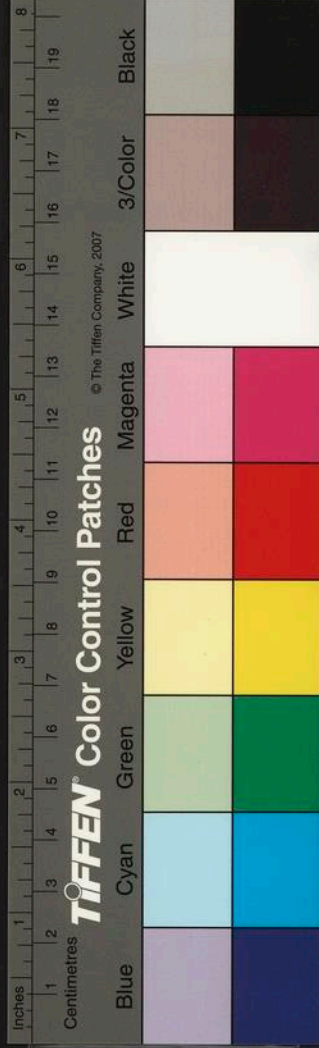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男和蒙述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若水疑雷獄

宋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  
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  
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  
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





因誅之

憲之知牛主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  
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牛主所  
居盜者伏罪

疑獄集卷之三

疑獄集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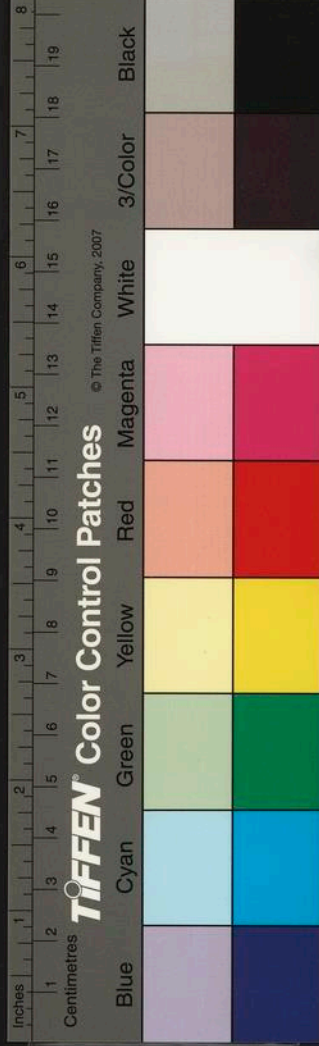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男和蒙述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若水疑雷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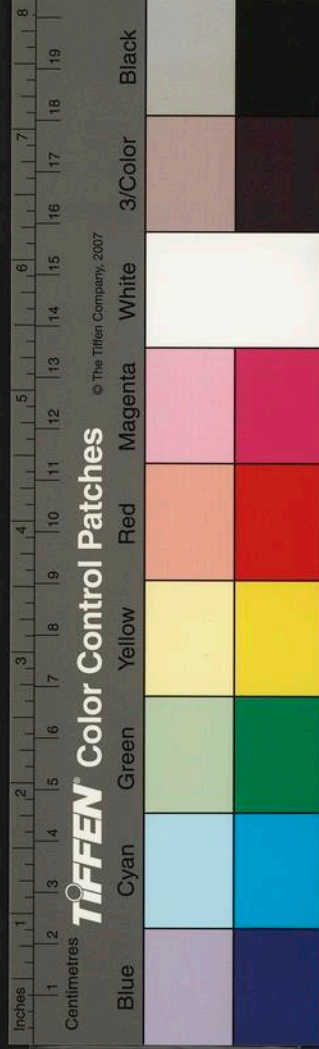
宋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  
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  
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  
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





應死富民不勝捶楚因自誣伏具獄上州官審覆  
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  
錄事詣若水廳言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邪若  
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熟觀其獄詞邪留之  
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  
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令訪求其  
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  
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  
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

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  
泣不忍去曰微君之賜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  
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  
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  
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  
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  
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  
地邪知州歎服曰知此尤不可及也錄事詣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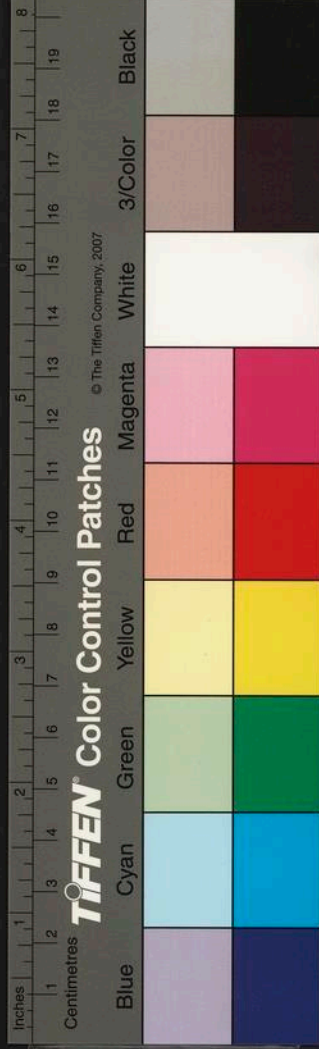


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不半歲為知制二季中為樞密副使

敏中疑無賊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

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皆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其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云某前生嘗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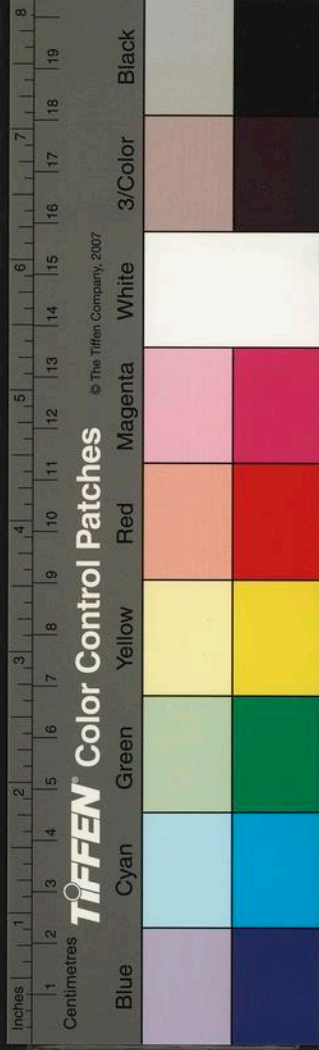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詒  
之曰昨日已杖死於市矣媪歎息曰今若獲賊  
何如吏曰府已誤決其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  
媪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某甲所  
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媪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  
獲之案問具狀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

張詠勘賊僧

宋尚書張詠字復之時有僧行止不嗣有司執  
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  
有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  
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  
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遺書婦翁智

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資  
而與壻遺書曰他日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  
七與壻子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  
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  
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





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公  
明斷

韓億出乳醫

宋叅政韓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  
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  
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  
物嫂姪訴於州及提轉甲賂獄吏嫂姪被笞掠  
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季洎公至又出訴  
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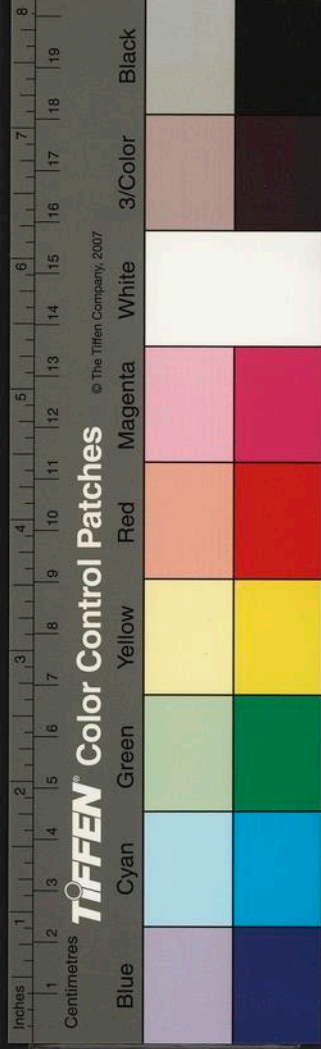
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  
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包拯察牛舌

樞密包孝肅公名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訴盜  
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殺牛  
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司馬議謀殺

司馬文正公名光字君實登州有不成婚婦謀  
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許遵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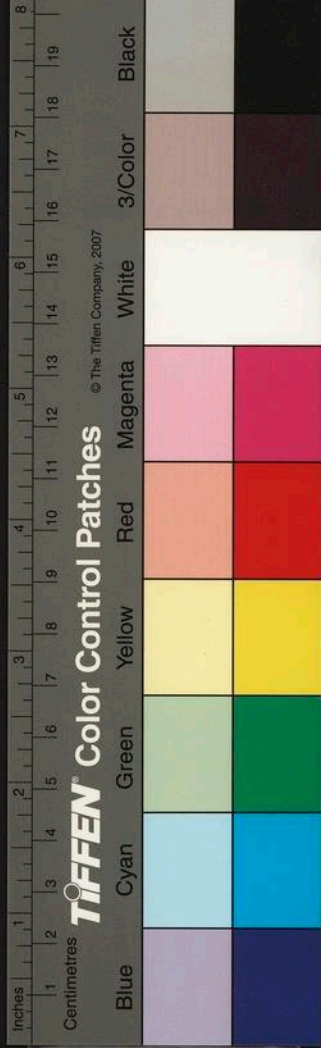


之有司當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曾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與故殺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從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范公疑姦毒

丞相范純仁知齊州時錄事參軍宋儋季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

門下人遽以疾使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慎帛公疑其死不以理輿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鱉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邪命再劫之宋君果不吃鱉肉為坐客所并及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承置毒鱉肉者覲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姦摘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冤無以申於地下矣





杖骨知子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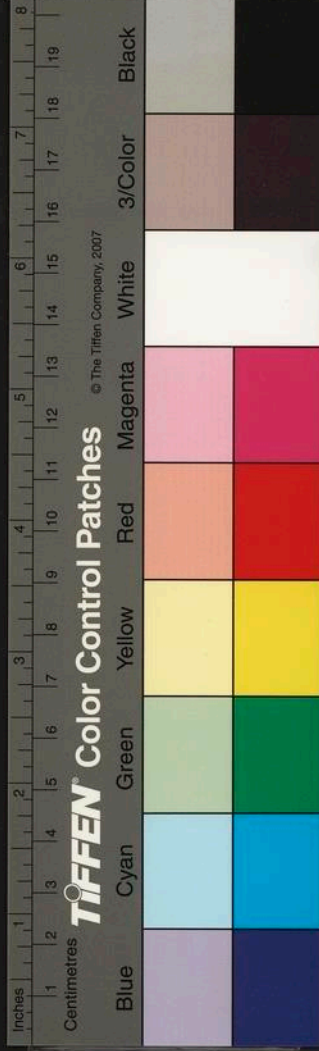
近代有一婦人夫死子幼棄於夫族而再嫁又生一子其婦死二子俱長前夫之子遂盜母之骨殖欲與父合葬後嫁之子致相爭競訟於官其官即使從吏挈婦之骨殖置於庭下乃曰此婦有子夫死不能守義致令二子相爭如此可杖一百欲撲之際後嫁子奔於庭下泣告曰不孝之子情願代之官曰此子真孝也遂斷與之

唐公問筐篋

大定唐公爲冠氏縣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枚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其瓜主意謂一瓜不能致罪又自摘三十枚以誣告其婦今日婦人盜瓜挈何筐篋瓜主曰竝無令卽叱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至十餘枚已不能抱也遂伏誣告之罪

伯通嗜鋤刃

章廟時路伯通爲原武縣令有以種瓜爲業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遂詣伯通陳告無明證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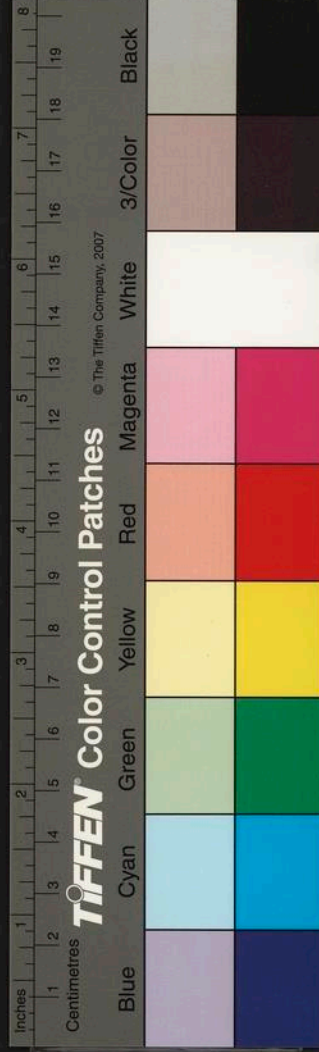


遣之翌日命於種瓜鄰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  
託以他用令各書姓名潛嗜鋤刀果有苦味者  
默遣吏捕獲遂伏其罪

公謹限擒賊

明昌間景州一婦畜二姦夫隸卒馬全王二皆  
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  
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先往婦至輒殺之婦  
父因事入城問女所在姑曰昨已往親家家也  
父愕然尋跡於某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

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曰某坊  
王二寔約之遂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之勘  
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王二漫指於某道傍  
某樹下埋之使人往索得之將至王二駭然曰  
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虛招也權州能假  
三日限爲擒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院門者曰  
我昨勘事時曾有人在垣外否門者曰隸卒馬  
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晚  
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全者驢人靜而





後出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攝全至一問卽承時  
人稱爲神明

顯之勘詐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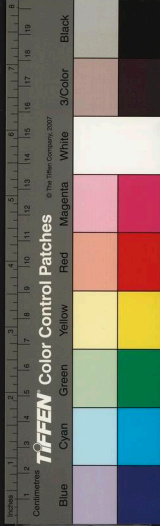
趙顯之爲閩鄉令時一農家累歲借粟於富者  
因別贏家給當年不用貸借富者貪利恣之  
爲借於別主乃賂先保人同捏借粟文字以騙  
之不伏訟於官顯之曰此易見耳乃監保人富  
者各於一處以物色審之云般借粟時大車邪  
小車邪斗量邪斛打邪倉中邪窖中邪取狀相

合人各不同遂伏騙賴之罪

疑獄集卷之四

疑獄集卷之四

九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

疑獄集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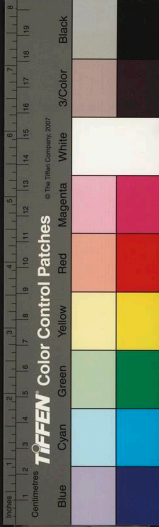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漢武明經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季繼母陳殺防季父防  
季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  
季十二為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  
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  
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

疑獄集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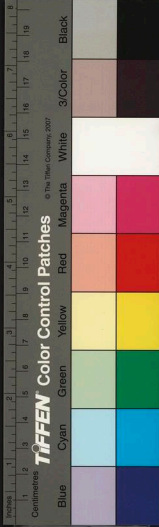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漢武明經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季繼母陳殺防季父防  
季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  
季十二為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  
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  
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

十一



宜以大逆論

謹按

大明律云凡繼母殺其父聽告不在干名犯義之限今觀漢史所云防李繼母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竊詳此實倫理之變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為人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殺死者勿論

盛世倫理修明固無此事萬一遇此所司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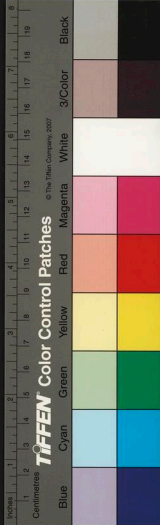
體究的確比擬奏

請

袁安別繫

袁安永平中守楚郡時楚王英謀逆薛連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揚牧答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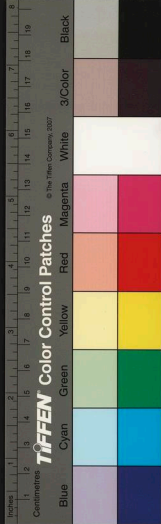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  
役亡歸其克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  
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  
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款  
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僞從外來詣慶賓寄弟口  
信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卽自引伏數  
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  
等

曹攄明婦

晉曹攄爲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  
季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  
黨乃誣其婦婦不勝拷訊卽自誣服攄初到疑  
其寃更加辯究具得實情時稱其明

戴爭異罰

唐戴曹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  
刀入東上閣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  
察罪死無忌當贖曹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  
於君父不得稱誤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



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曹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死

謹按

大明律云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或蒙

特恩減罪收贖者亦准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

注云謂囚人連累皆依罪人全免減等收

贖今觀唐戴胄所諍長孫無忌事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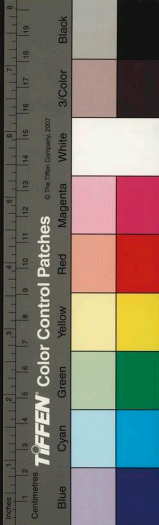
朝律文已簡載之美嗚呼至哉

至遠憶姓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史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王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賈阻免喪

唐賈參初爲奉元尉男子甫足兄第隸此軍醉





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  
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  
坐比皆殺之

崔黯搜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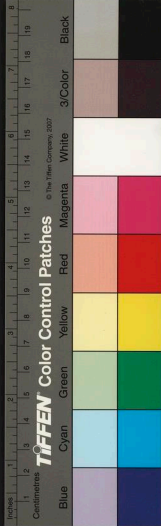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  
鉗依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  
到愬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  
三季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  
何曰三十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

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文何不云  
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後  
此囚會

赦得免然或人給不以愚言爲然也近讀宋元  
宇辜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詳焉

張昇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  
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吏  
集隣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



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陽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伏罪

程琳燿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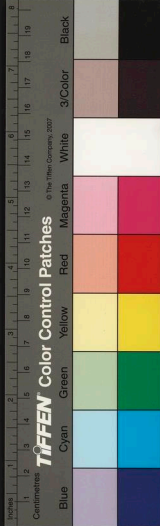
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下

柳寬瘖奴

唐柳渾爲江西察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中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寬於觀察使魏少游以訊其僧僧乃首伏

崔公仁恕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昔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係其獄詔仁師按覆始





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  
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  
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  
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  
囚命固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  
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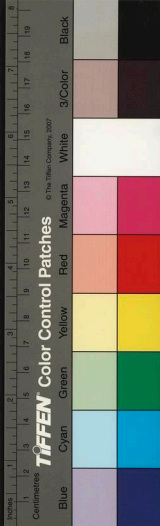
李嶠列枉

李嶠高宗時爲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  
嗣直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

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  
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列其  
枉狀

唐臨不寃

唐臨高宗時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遷大理  
卿帝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國之要在  
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  
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  
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



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  
死灰心若鐵石云

真卿感雨

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  
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  
御史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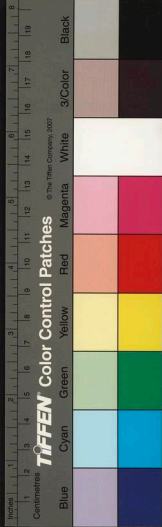
次武各驅

周于仲文字次武爲趙王屬安固有任杜兩家  
各失牛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

長史韓伯携曰于次武少季聰察可令決之仲  
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  
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嗔惋杜氏自若杜卽伏  
罪

桺設榜牒

周桺慶有胡家被劫莫知賊所鄰人被囚者衆  
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貼官門曰我  
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  
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出免





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  
因獲黨匪甚衆

楊津獲絹

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百匹去  
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  
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  
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  
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已子於是  
收捕并絹俱獲

齊賢易財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爲相戚里有分財不均  
者更相訐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  
不服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  
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  
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  
徙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  
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  
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蘇渙折取衣

蘇渙郎中知衝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錢冶牀足

錢冶屯田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

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冶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卽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薛向正尉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賊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寃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王和甫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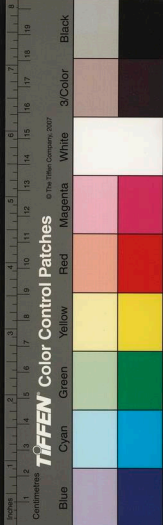
左丞王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  
有逆謀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爲然不數日果有  
旨根治和甫搜驗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  
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  
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  
字校之畧無少異因而訊鞠其事果馬生所作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

王文正酒史

白王文正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  
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  
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皆懼車駕  
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  
申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赦可原之  
矣止減死一等

仲孫疑里胥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季進士及第爲許州  
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



妻訴里胥嘗賄於其夫不與而怒此必盜也  
乃捕繫獄將推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  
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  
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中州軍事  
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  
活者數十人

薛奎疑踐血

薛簡肅公奎爲隰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  
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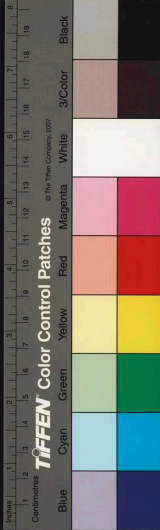
踐血汗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  
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清獻原情

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爲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  
吏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程顥辯翁年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  
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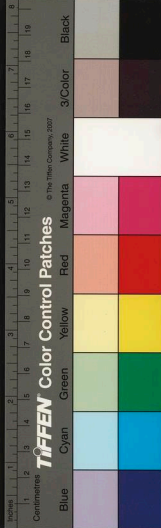




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詰縣請  
辨之老父曰業鑿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  
以與張氏某季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顛謂  
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  
善干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其記曰某季  
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爾季幾  
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季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  
曰是子之生其父季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  
父驚駭服罪

純仁戒情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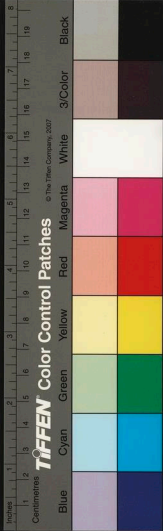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  
所以坐屠賊盜竊而督賞者三分之二公曰此  
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  
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  
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以其疾  
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  
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  
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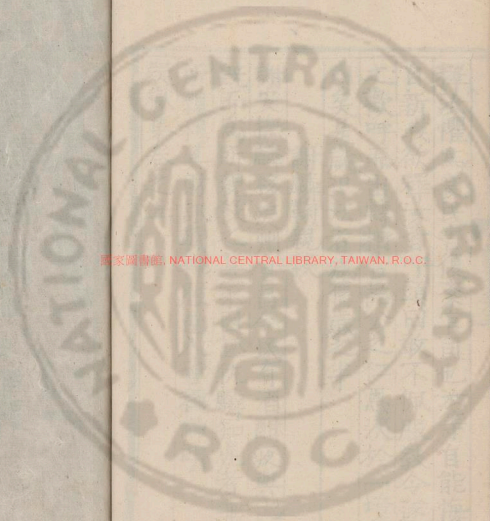
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秦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  
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  
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浹於一境之  
內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謝麟鞠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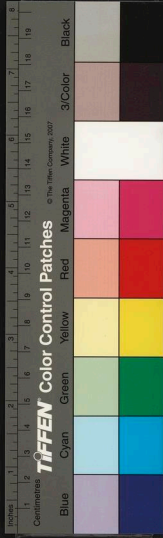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  
旣而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  
所親利其財訊鞠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疑獄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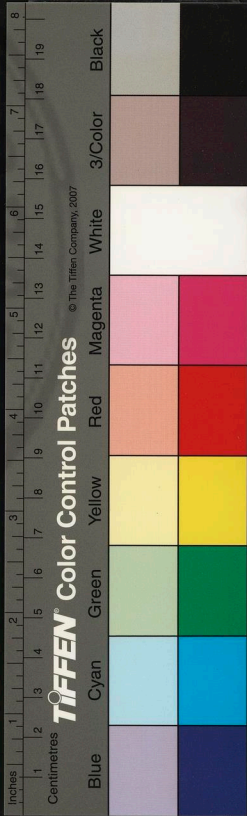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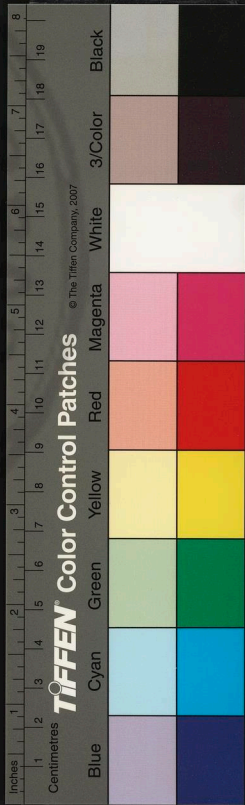
3/Color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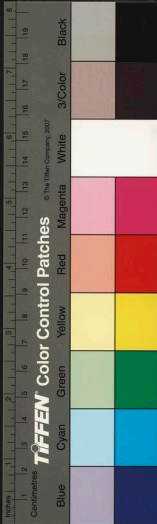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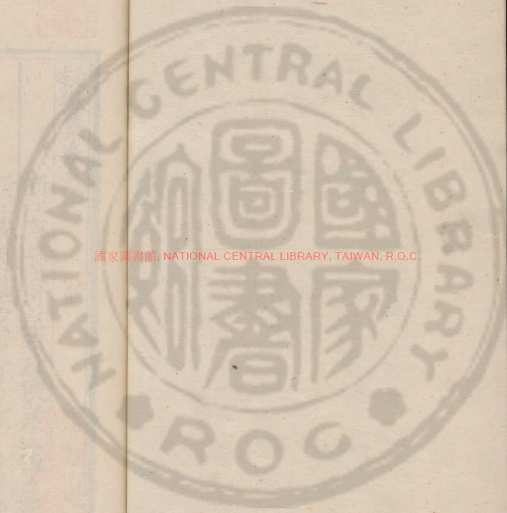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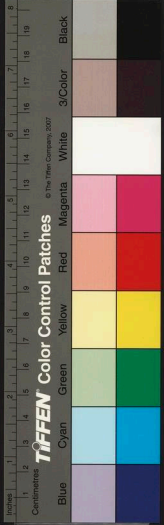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肅宗...  
奏而...  
史所...  
州馬...  
疾人...

3415872 v3





疑獄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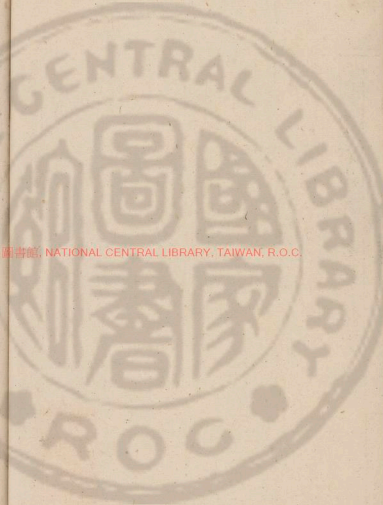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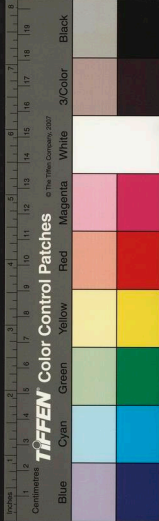
唐肅白汚衣

唐肅侍制為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疲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以去旦起視之血汗其衣為吏所執不能辯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疑獄集卷之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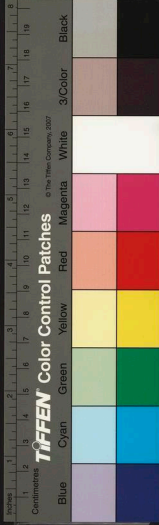
安禮神明

王安禮知開封邏者得匿告人不執書上命治之驗所指略同後刑三人有薛姓者安禮曰得之矣召薛曰若有讎乎曰有售筆者固拒之鞅鞅去迺命捕訊果得所為梟其首人稱為神

趙知錄禱天夢猿

昔者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雍一掌門戶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一被殺死矣有司逮其母女婢

僕十數人在官經季不決張憲行成到任疑楊氏母女淫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如奸而人殺之也死者數人而其母女被拷掠亦無全膚矣女語母曰妾且晚死矣當求直於神決不可誣服以喪名既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錄推問趙疑其冤齋戒禱于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卽閱案卷恐有姓袁者吏曰常日送飯者姓袁遂待袁至引入詰問袁卽承服蓋是袁殺雍一得銅錢兩篋以去遂放楊氏與一干人而袁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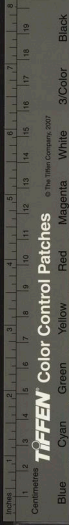


罪焉

易衣隱婦箬籠

又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至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將弟處死踰季張之

鄰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妻泣曰冤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髻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於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髻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卽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髻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補兇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於官司





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獻卿揣殺僧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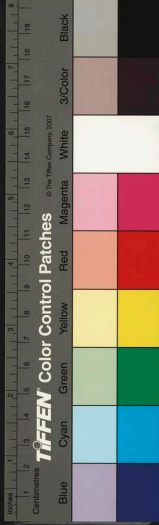
文恭夢吳姦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

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承議持平

紹興間鄭承議為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西廂鹽場草鹽司申請于其朝降榜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為鹽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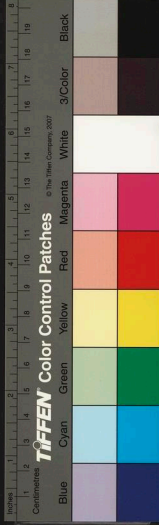


曰若不得西廬草則馬不可牧矣迺釀金屬案  
吏作闖殺亭戶八人皆抵死案成知縣僉訖次  
及承議曰黃榜許人格捕今若作闖殺是本縣  
先自拒榜狀不得書我名銜吏皇恐謝罪易作  
拒捕結斷戶亭八人止得杖放歸日拜天曰願  
鄭公子孫益昌後公二子領薦登第云

府尹捕姦僧

某州某士夫携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  
待到某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

有僧亦泊舟密聞其言卽覓轎并紫衫來妻不  
復辨卽行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季引入曰官  
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季入深巷數曲至一  
小室酒肴畢集少季去巾乃僧也卽強合之妻  
不從少季指牀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  
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  
一面窻明透地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  
土外墻墻人迹不達上下前後木板裝闌牀帳  
凳卓日用飲食器具等色色整齊群婦人聚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歸家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內禪明日  
宣赦尹即部百卒捕殺僧眾焚其寺以群婦召  
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眾適盡歸窖中備辦飲  
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亦得  
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治岸者曰適有轎  
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  
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  
飛追遂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  
尹至點集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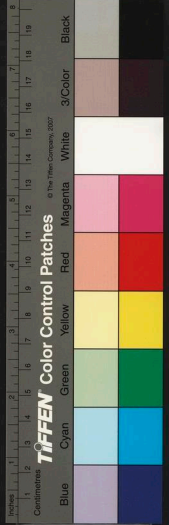
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云九老者病者皆引出  
殺之瘞於寺後此婢想亦殺而瘞之矣掘之九  
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壽隆疑火死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  
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  
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王端識犢母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嚮犢於市者或執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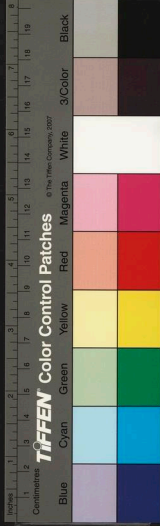
盜詰之不服端取兩家牘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

孫沔脫會飲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直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西山夢神訊殺僧

真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有季二十餘屢謀於所廝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廝者恐累已赴官省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卽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但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竝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疑西山終疑之展轉季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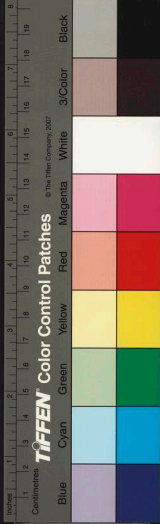


抵夢神告之曰此毋恠其然乃是二十季前事  
了且起未遑他務普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  
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  
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季前做什麼事來此事  
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然二十季前  
有瀉山行者到店安歇欲買度牒某貪其財物  
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厨中西山委官籍其家  
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  
人竝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

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  
山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如何其子曰某不  
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  
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  
瀉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  
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季也

李允按榜僕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  
中而以自經爲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





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案  
吏果然

張洽伏盜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  
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掣官吏累奉不決而  
逮繫者甚眾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  
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  
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  
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

雨巖詰寇倅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  
州時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年前某處  
相識甚喜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  
駭一日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季老而樵  
悴不樂令夫人與之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潛  
然詰之再三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寇  
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勅仕至本州添倅也雨



巖付吏推勘得實申朝正其罪時寶祐季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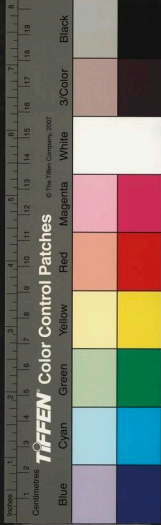
協尉縛偽丞盜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詔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常有委送宰嘗招同官及宅婿飲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垂淚宰妻恠問丞妻請問曰我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寇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夫主誥勅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點號或爲書院官或稱親戚晝則散處夜則同宿

獨此寇能書判推以爲首妾不甘其辱耳時新喻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筵散坐移入後堂不令諸聽人從入纜坐但見尉即入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嚴即出點弓兵蓋獲丞廳人從復就筵搏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行德捕桑門

武節使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





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價其直取  
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  
關者搜宮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  
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  
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嘗行德釋嫗治  
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  
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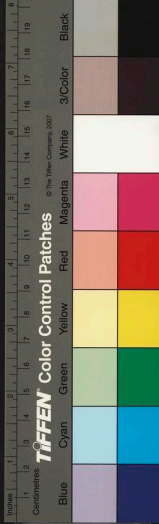
蔡高驗浮屍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亾媪

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  
知不水死乎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屍則於法  
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  
察之因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屍則爲媪  
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屍至驗之  
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  
也

尹洙詰冒產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



疑獄集卷之六  
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季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季賀死而妻劉爲戶誥之曰后五季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疑獄集卷之六

疑獄集卷之七

浙江布政使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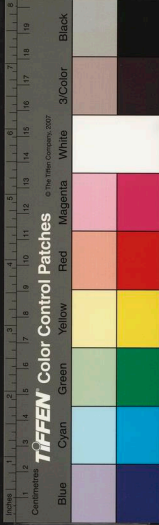
布政使崑山任忠重丁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費池

按察使費池

憲司准首差我卜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後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隣里大覺





疑獄集卷之六  
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季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季賀死而妻劉爲戶誥之曰后五季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疑獄集卷之六

疑獄集卷之七

浙江布政使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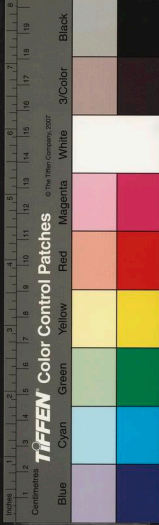
布政使崑山任忠重丁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費池

按察使費池

憲司准首差我卜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後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隣里大覺



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卽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省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省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安淳祐季間也

輯謀獲僞帥

瑞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僞遭喪以歸後十季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百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復見其至輿中遺

片紙于地曰明日可候於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紙累金二兩叱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百口皆盜姬妾皆大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無菴琪爲門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百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戶某季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與耳孟遽攜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使毋逃大宴及其妻妾宴之因犒其從兵於教



日二十八  
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  
焉推勘具得其情乃某官罷變路倖盜殺之江  
中以其誥勅改調至帥也妻妾百餘人皆仕宦  
之妻女其黨五百人晝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  
以居聞其事於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于趙餘  
皆訪其親而歸之時淳祐季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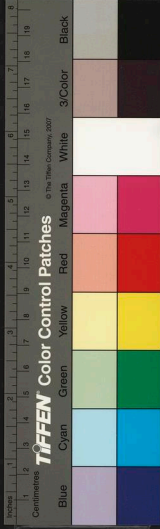
趙損齋孀奔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脩道自言遇  
僊孀僊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

不見止遺雙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  
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洪損齋起畏來宰  
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奔得於龍興新  
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案卷以  
解眾惑

如齋神政

宋理宗時贛州零都縣黎子倫家被寇劫殺子  
倫素與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惡疑之遂訟之邑  
差縣尉成某體究追解子倫賄尉捕黎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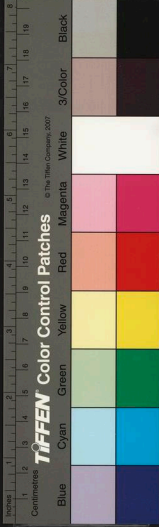


五千六及隣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  
汚千六之妻焚其居極其拷掠誣伏無贓與證  
子倫買囑劉十四爲證私投兵器搜檢解官千  
三兄弟誣伏焉未幾巡司獲到正寇丁官念二  
十六名子倫賄以黎爲首丁爲從結款解州審  
勘無異申提刑司時吳恕齊革爲憲疑之蓋尉  
司取到黎千三初款卽無丁官念二同行之詞  
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款亦無黎千三名字各  
各審問黎稱寃而丁官伏罪遂對移趙知錄爲

贛縣東尉胡某爲知錄送一干人審覆具得丁  
念二劫殺之情咸服其辜州縣吏竝配廣南知  
錄趙某雲都宰趙某縣尉成某竝降罷辟東尉  
胡某正任知錄黎子倫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  
以其家遭劫免行出穀三十五石與黎千三造  
屋時以爲神政

捕寇得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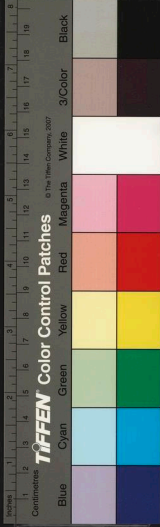
寶慶季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  
經季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





娼用蕭大因逼遂歸家將家產盡鬻復往臨安  
就蒸餚橋開典舖不復往娼家矣越二季嘗有  
人持布衫一領欲典錢五百者蕭止典三百其  
人云上舍上舍在武賽賽家使了許多錢不爭  
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蕭曰我自使我錢干  
你甚事遂以四百錢與之而去其人逐身曰你  
帶行人到在武賽賽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  
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携提籠  
扣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

賽叙間聞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  
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致卧榻下時提一觀  
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卻識我了明日莫知蹤跡  
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覓不  
厭武賽賽亦物性必其人殺之可尋張四官人  
觀其辭色縱不是且將去展限遂往瓦子裏得  
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刀  
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季餘有寇真土  
入蕭室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入蕭室集捕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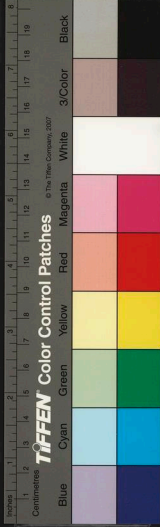


已逃矣巡牌者見床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其辜仍斬西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晉誤殺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嘗飲酒肆密聞鄰座有人相語云此間內藏庫則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季矣每又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

賽叙間闖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致卧榻下時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卻識我了明日莫知蹤跡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覓不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殺之可尋張四官人觀其辭色縱不是且將去展限遂往瓦了裏得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刀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季餘有寇真土入蕭室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入蕭室集捕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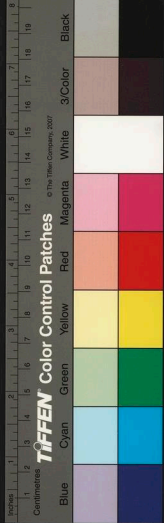
十  
斷

已逃矣巡牌者見床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其辜仍斬西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魯誤殺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嘗飲酒肆密聞鄰座有人相語云此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季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

覓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拳門其妻語上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季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即殺及開門天黑不辨狀上舍者揮刀誤中其妻遂逃文呼報四鄰皆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於獄遂誣伏焉明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繫文節級殺妻事上舍從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奈何要佯償命遂到官自首遂止編管本州



時寶慶年間也

廉溪悟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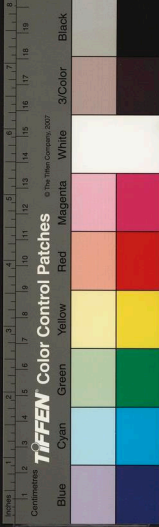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鄰婦證僞姦

宋景定間福建張氏遣女里中不檢少季聞茶湯擔有玻璃盃先一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其拷掠有鄰婦每事女沐浴少季詢知女僻處有雙痣相聯赴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其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季指僻處雙痣爲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擬罪將斷鄰婦赴官陳告少季遂伏辜焉

輿妓屈盜

又昔安吉州富家新娶有盜乘人冗雜時入婦





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盜不期明燭達旦率三夕  
饑其奔出羣博執之旦以聞官盜懇曰我實有  
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  
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盜至官曰我非盜也  
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爾宰乃三  
山陳某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體及平昔甚詳  
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  
富家餽遺關節艱宰免追皆不從富室謀之老  
吏俾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論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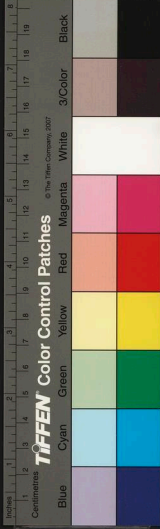
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  
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  
服輿至盜還吐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  
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節齋集觀音認姦僧

某州士夫携妻候差於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  
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矣  
士夫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季餘忽有輿  
在所寓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時不

知非元輿夫也約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  
屋下出輿當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行數步  
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  
拽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  
於暗室中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聞鐘聲亦甚  
遠望久稍明僧携酒餽至堂裏憤不能飲食僧  
強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就與同寢  
一日僧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甚遠有火光  
乃是長明燈祀觀音處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

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  
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角有覺僧力疲意闌  
懇之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  
可商量一夕歡合達旦天微明引之出暗屋下  
登輿送至此也士夫經臨安府時趙節齋尹京  
時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  
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皆迎請至此  
若本寺觀音感應則申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  
並給度牒備榜遍排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





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合院僧  
行以至令士夫妻於簾內識認正本寺主僧也  
送獄推問承服就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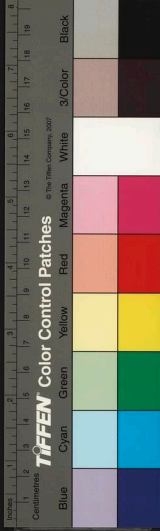
陳青釋濕履

江西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  
校投舟中少季之中少季舉臂意婦人挑之及  
暮行入其家聞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  
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  
巨集鄰里見血跡直至舟中遂執少季赴官少

季不復自明証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  
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欵成獄  
及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  
獄陳答云已於舟中少季正刑矣嫗啞然曰冤  
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青密以告司理喚獄吏  
推問具得其情少季遂得釋獄吏處死陳青由  
此退閑教子讀書請滿舉

日隆詰孩語

贛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之下嶺之上則驛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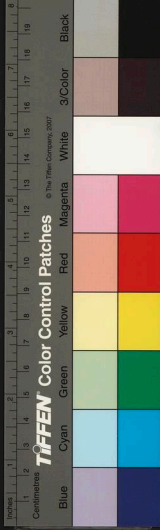


每由其屋後而遵驛途出入嘗五更初携礮劉  
之器他適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  
遍體皆血也致之而去及午則里長鄰里驗視  
其致命處則斧痕也眾議以爲此匠無疑捕其  
夫婦繫官不勝拷掠遂爭誣伏官疑之季餘不  
決時宋知錄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宋  
知其寃日日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  
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  
對宋屏去左右呼孩與十八界官會兩貫而詰

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十文令探  
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卽命二卒隨孩  
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  
卽承認木匠夫婦遂得釋焉時咸淳季間也

緣琴理僧寃

咸淳季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  
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爲四自  
留其二以二遺蕭蕭劉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  
遺時相葉西澗夢卽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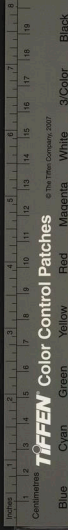


哀怨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暎其行  
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舖遂專兵移  
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  
也遂服其辜

時奚報應

吉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銅錢三百千與一村老  
令代認曰爾認了不致償命但喫六七十下棒  
而已民以爲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曉以禍福村  
民遂以實告時奚見同囚者一人項有刃痕疑

爲死者傷之故殺死者鞫之未伏王因言於奚  
以爲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囚者不勝苦遂準伏  
抵死罪焉奚以平反改秩旋死時咸淳季間也  
其後幹者認殺人遂伏法方言前所斷者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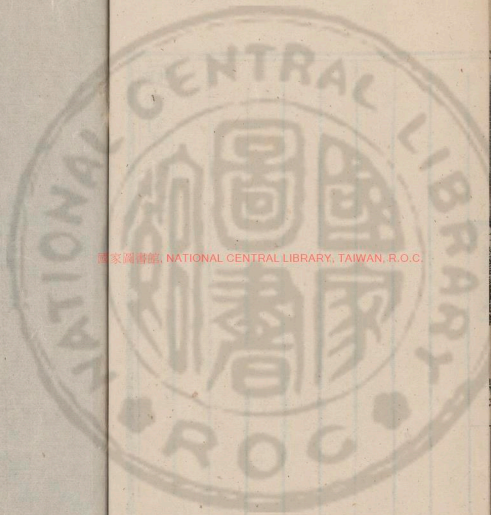


疑獄集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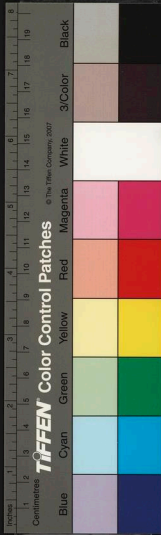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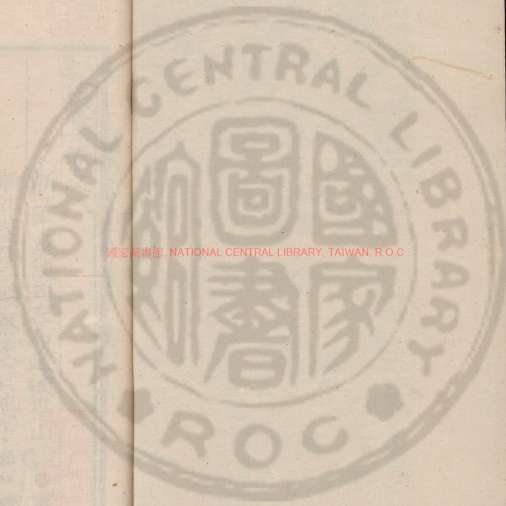


天賦才情濟人萬工...  
 必有報父母之問曰尼也...  
 宜當...  
 達陽...  
 今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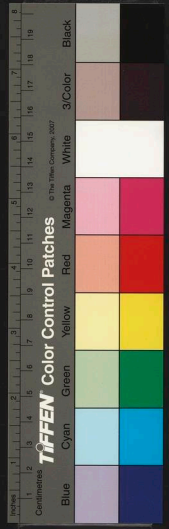
彭...  
...

...

3415P73 v.4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獄集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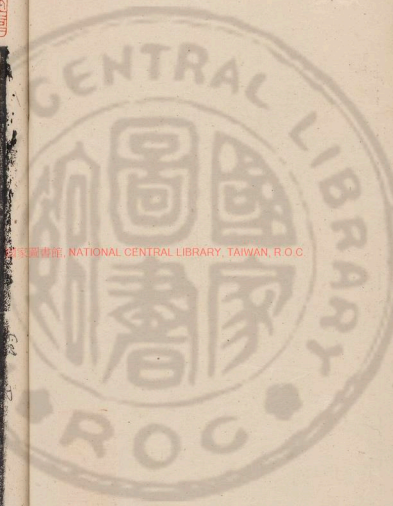
彭節齋額刺二形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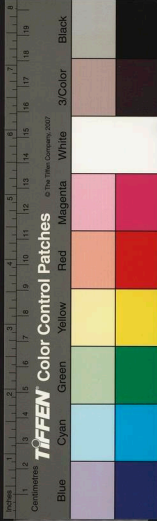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宋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  
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  
寢常言夫婦咸恒事時偶動心尼曰妾有二形  
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  
與合父母聞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特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翁丹山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  
季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卒揣  
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獲曰令  
仰卧以鹽肉水清其陰令夫舐之已而陰中果  
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  
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入之道曰男與  
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爲妖物所歷  
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  
天地間額刺二刑兩家決脊二十枷令十日押

下摧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其說驗之  
果然遂處死

高防辨幅尺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得  
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賊仗已具錄事參軍司徒  
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賊  
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  
邪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  
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扣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許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遷之

出太祖朝名臣傳

### 惟齊辨左手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七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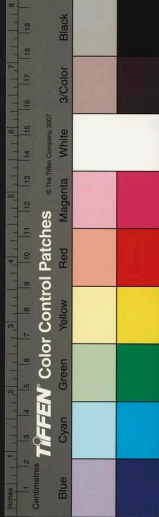
下摧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其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 高防辨幅尺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賊仗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賊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

以

以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扣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訐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太祖朝名臣傳

### 惟齊辨左手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齊引問而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七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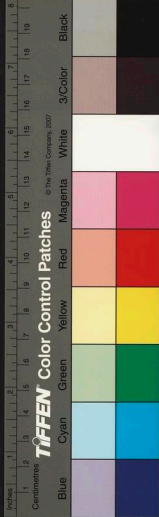
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 侯臨還寄

朝請郎侯臨昔爲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因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輒爲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季縣獲強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卽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手傷

四





文規理誣盜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持奏召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貞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羣盜散奔獨張五拒抗不去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已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爲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炎運二人幾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

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抵罪餘人但箠第杖臀而已炎運乃無辜時元祐七年也

曹駁坐妻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遺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謹按

大明律云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妻子流二千里入十惡不道之條今觀所載



壽州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刑曹駁以  
義絕不當緣坐其妻竊詳本犯身為不道  
殺妻父母兄弟與其妻實已義絕法難緣  
坐然律無明文所司遇此亦當比擬奏

請

宗元守辜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  
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  
郡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

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  
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謹按

大明律云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  
須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其在辜限外  
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  
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限滿日不平復者  
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內死者  
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又按元





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辜  
限外死者杖一百蓋元氏未嘗定律及  
聖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擬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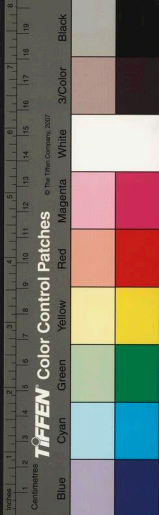
朝律文多宗唐律而此條亦本之也訥曩在  
南京會審刑部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  
訥曰當依本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  
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  
復全科者且上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減  
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

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  
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文何不云  
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後  
此因會

赦得免然或人終不以愚言爲然也近讀宋元  
守辜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詳焉

張昇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  
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吏



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陽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乃伏罪

程琳炷竈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卽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辯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強至油幕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





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者直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比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是也

程戡仇門

程戡宣徽知虔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

門非可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呂婦斷腕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宐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魏濤證死

魏朝奉濤知沂州永縣兩仇鬪而傷旣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監



司怒有惡語壽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  
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土死隣證既明其  
誣遂解

王璩故紙

寺丞王璩嘗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  
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  
賊所掠者賊卽引伏

李公驗擗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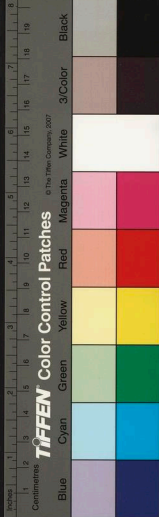
有青赤痕南公以指視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  
然蓋南方有擗桺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  
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  
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王璩辨葛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言或先食野葛而  
後鬪卽死其家遂誣告之璩問所傷果致命邪  
吏曰傷不甚也璩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

榮  
姓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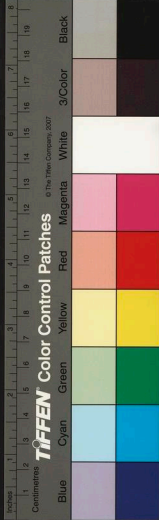
孫料兄殺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二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伏

朱詰賊民

朱壽昌知閩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因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因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江分表裏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給之曰我  
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剗其稅歸之踰二十  
季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季者訟之於縣縣  
令江某郎中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季紙裏  
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伏

章辯朱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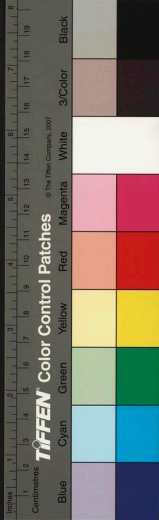
侍御史章類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  
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辯運使委類驗治  
類曰券墨浮朱上使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旣引

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  
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黃用是召爲御史

南公塞鼻

尚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  
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  
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  
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蓋彼善服氣  
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目服

郎簡校券





侍郎簡知寶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偽爲券  
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  
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曰然又取偽  
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王珣辨印

少師王珣知昭州日有誣告偽爲州印文書獄  
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珣索景德舊牘視其印  
文則無少異誣者乃服蓋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方偕主名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掾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  
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廳神獄久不決  
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  
尚多無恙其事遂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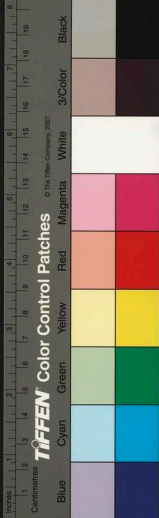
蘇請柩

蘇案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  
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附于父法當死案獨曰  
于盜母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者比上  
請得減死









賈廢追服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季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入選始去發喪既除服具求磨勘黯曰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季借非匿喪是豈爲孝卒使坐廢田里

疑獄集卷之八

疑獄集卷之九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程簿舊錢

程顥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所藏錢幾季矣曰二十季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季視之偏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季天下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季所鑄何也其人遂服出伊川所撰行狀○按二十季以下

疑獄集卷之九  
疑獄集卷之九

疑獄集卷之九

疑獄集卷之九

乃桂氏原本蓋借宅者發見所藏錢其子訴官  
取錢視之借宅者乃服今反誤作兄子冒認錢  
因考行狀正之于後四寸季彼借宅居幾何時  
其他更定不復再見矣曰二十季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  
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季間即徧天下此錢  
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孫甫春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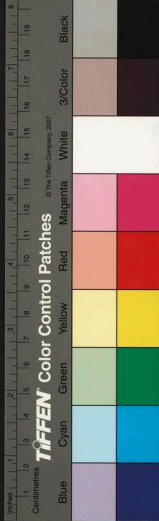
待制孫甫爲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重當追陪  
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  
米舂之可棄者十纜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

弛繫所陪錢纜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劉相鄰證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  
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券及鄰人死即  
逐其子訟二十季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  
歲戶鈔爲證沆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  
始爲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爲證尹不  
能對遂伏罪

王罕扣狂嫗





大理王罕知渾州時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  
理從騎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扣塔徐問嫗雖  
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嫗妻無子  
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  
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虔儻鄧賢

今古詩等府書肆有刊行  
雜詞民童時市而誦之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者  
作偽詞狀法也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  
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

賢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材校中往往受  
生徒韓琚通判虔州民有僞作寃狀悲憤叫呼  
似若可信琚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莫之能  
欺民皆以爲不寃琚魏公之兄終于轉運使

按虔州今之贛州府也括熙寧中任知制

誥去今四百季矣世道日漓刁民僞爲寃

狀以陷人者在在有焉貧弱有寃無處訴

告者亦無地無焉受人財爲人捏造寃苦

詞情若鄧思賢者亦有之焉易訟卦彖曰



利見大人言訟者求辨曲直利見剛明中正之大人以決其所訟也康誥曰如保赤子言赤子未能言爲父母者誠心求之則能得其心之所欲矣今之任民牧者民呼爲父母居顯要者人呼爲大人其可不思盡其心稱其名以上無負

聖天子之委任下無負斯民之仰望乎

孝肅杖吏

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

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辯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旣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入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拯謂其招權挫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按元曾齋許文正公告世祖防欺之要備載是事且曰孝肅剛嚴峭直而卒爲吏所賣蓋在上者難於知下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今考孝肅驟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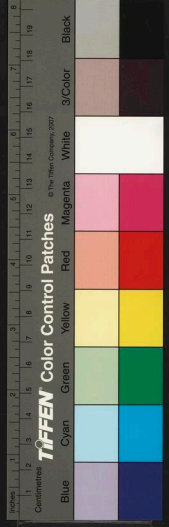
昌天長二縣拜監察御史歷三司判官改  
工部員外直集賢院出知端瀛揚廬池五  
州四為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遷三司副  
使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陞龍圖閣直學士  
知江寧府錄江寧召拜京尹歷練不為不  
深聲望不為不重資稟不為不高然為吏  
人所賣若此況初學古入官之士乎桂氏  
載於篇中而愚特取以終編者蓋欲讀者  
知所警也噫

崔碣齋滄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  
值龐勳亂盡以其貲不得歸妻詰卜者場乾夫  
吝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陂焉曰乃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  
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  
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  
夫屬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數  
失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勅吏掩乾夫

卷之六

五



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  
獄決而霽

陳襄捫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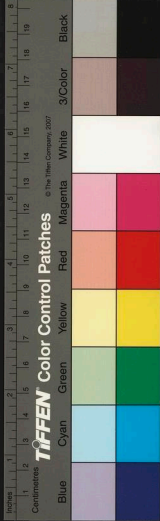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  
偷兒至襄語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  
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  
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  
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和之乃為盜蓋畏鍾有  
聲故不敢觸遂服

劉敞察寃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  
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  
誘不能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  
按問之甲知敞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  
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呂陶服罪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  
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懇陶





一問三人服罪第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  
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  
之爾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  
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李兄誣婦姦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貧雄其弟死  
妻誓言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姦事獄  
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爲直之

鐵工姓名

汪澤民爲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  
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  
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  
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決澤  
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  
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卽械之而出他僧人  
驚以爲神

提舉辯明

宋提舉楊某爲越錄事叅軍其守治盜嚴凡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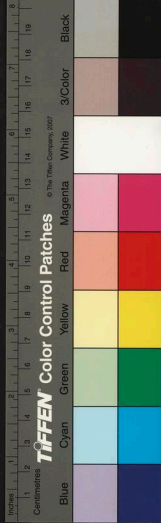
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問盜死都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公閱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卽追詰元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笞有裂証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雖曰有命然其心可尚也

陳睦酷報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刑獄會杭民有妾沉香者幹衣井旁嫡子墮井死妻訟于州以爲必沉香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逐掾殺沉香東坡詩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睦還京久之無所授禱神廟無應后恍聞人云如沉香何睦震汗廢食累日而卒

刁傷釋福兒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





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焚廬殺夫

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曰比

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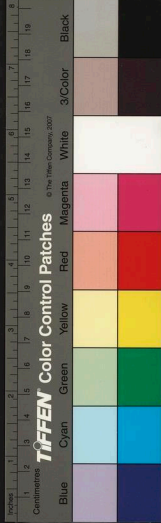
神

謝蘭誣殺

鄧文原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漁殺盜網魚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



近岍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登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劫首官吏既誣服師泰審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冤皆白

徐裕奪賈殺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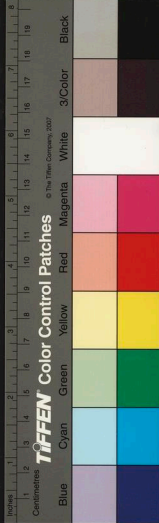
浙西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

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貢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

姚甲僞鈔

餘姚孫國眉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鈔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貢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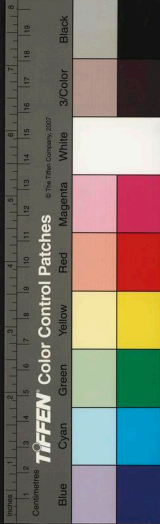
邊其揭捕文





開封屠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屍在管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少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怒胡氏又索辯而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日屍已潰略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認服事上刑部國朝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甘來

開封視成案卽知冤濫謂宣慰使安文王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二人中所索辯及它物色與屍狀同迷其所寓正管井處也賈胡已它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元屍將詢其所主與隣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是男子以青帶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



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  
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於逆妓中得胡氏婦問  
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余  
三任佐幙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  
政爲此耳

疑獄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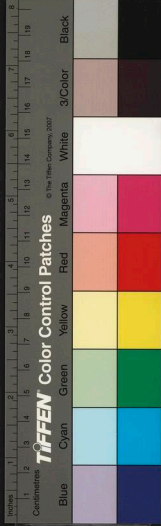
疑獄集卷之十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德甫聲寃

元白余三爲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  
察御史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流人張傑等聲  
寃其說云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  
分寢已騎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  
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





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  
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於逆妓中得胡氏婦問  
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余  
三任佐幙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  
政爲此耳

疑獄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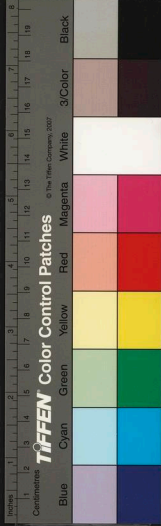
疑獄集卷之十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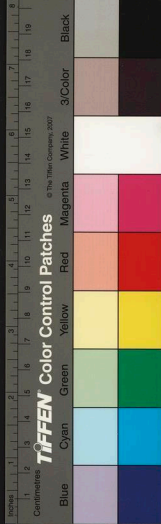
德甫聲寃

元白余三爲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  
察御史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流人張傑等聲  
寃其說云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  
分寢已騎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  
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



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  
殺人罪傑素謹畏具以實聞勝抵罪爾後或相  
值于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翻奉  
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得管軍把總乃大得志  
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也無何勝  
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砮木於池之西山一日  
勝跨馬擁眾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  
箠而問曰疇昔之殺劫佑舟於江岸者汝也當  
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同役者曰張傑我仇讐

也於若輩無預第指渠爲賊即殛若等母自苦  
爲也眾曰我輩與張傑同役跣步未嘗相違即  
作賊我輩皆賊也實未有此言未竟曰挺西落  
二人死焉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  
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之言是理所訴一切不  
聽撈掠燒斃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  
信口妄指即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  
文字數紙謂傑等曰朝廷沛恩到州汝等獄未  
具恕不得預押即得出傑者不知爲所紿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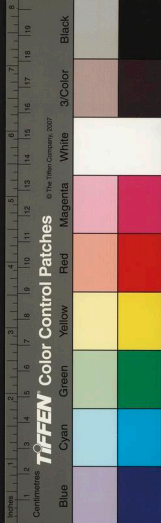


著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汝等強盜當流卽械  
送行省某等數號訴於省吏謂錢勝指傑等爲  
盜之疲實在山中祠神巫祝某及州之走卒某  
同飲抵鬮乞一會問雖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  
見宰相面訴之爾不可得今繫獄一季矣餘二  
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冤哉予與李君視其案  
與此言合乃上書于臺臺言曰惜哉

附錄

王旻解上

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  
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  
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  
三戒之今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  
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  
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  
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旻  
旻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沐者乃夫也日  
欲哺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教洗莫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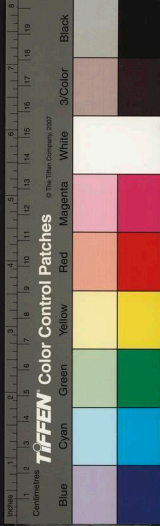


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沫夜半反被害  
旻驚駭固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  
辯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  
所言畧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  
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道遣  
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  
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旣辯云  
誠遇明卽活之効歟

光祖詰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  
爪切作蓋剗空其腹食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  
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  
此蛙答曰夜半日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  
妻與人通姦進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俾妾  
教夫如此又先往語之曰以故捕得意欲陷其  
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  
夫於法

趙廉訪檄城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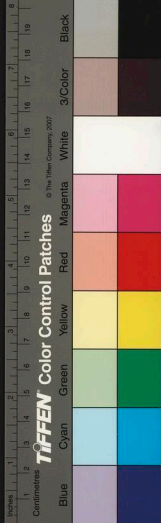


廣州某大家文結上位而後視邑官嘗私繫一  
逋債者死焉其家經官取屍時邑尹王某有私  
忿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大家雖竭力  
營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審覆展轉  
數季不得明白元貞乙未廉訪趙副使到省及  
此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  
錢至廟焚化喚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無報  
應則廟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  
日大家於囹圄中呼曰其人將到夫可疏我明

日逋債者詰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  
抱頭不致問其來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副使  
曰請戒惶釋其縛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  
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繫其手於首驅之至此  
遂釋大家而問罪王尹焉

劉令假鬼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為名  
間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寇殺一商官莫能明劉  
訪寇姓名及商葬其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



方園坐佯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  
率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  
追捕及到卽皆准伏申解上司咸伏其辜遠近  
以爲神

胡向免被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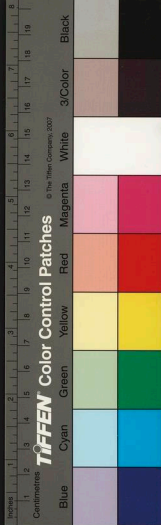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叅軍時有盜七人皆當  
死向疑其有寃乃審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  
始受其僱而中道被脅以行率得免死

良肱驗刃傷

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叅軍有捕得殺人  
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  
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  
殺人者

海牙釋孝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  
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  
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  
懼則殺之旣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





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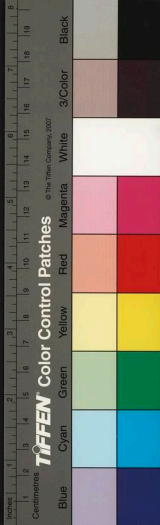
德輝察寃

李德輝世祖時爲右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河東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田滋得蒙

田滋爲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武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武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蒙今藏於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捕急濫寃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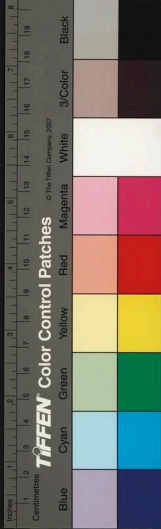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携其首  
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  
捕繫獄半季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  
胥通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窻中卽斬以應命  
囚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季強盜始敗于儀  
直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  
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  
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荦顯杖蒲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朐州開分省爲政清  
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  
服爭告不置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  
章曰一蒲團直幾乎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令棄  
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鄰

嗥犬起屍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  
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  
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屍壓其





上竇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  
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  
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  
使人發視之屍見美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  
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  
捕其僧而寘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  
呼僧不犬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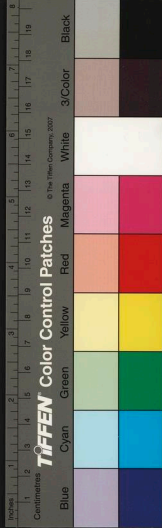
姚守別食鷄

京口王一之爲福言姑蘇一人山崗在外其妻

家畜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  
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  
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  
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覓  
雞雞數斤於其家掘遍食之果獲以爲鐵遂自

易貴杖石買紙

易貴成化間守辰州府有竇姓者攜紙一箱肩路旁  
倦而寐熟失盜訴於貴卽使人擡失紙處一石  
到府階下杖焉擁入觀者如市閉門量罰入者



以資窶人復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往  
在外數日出公牘泛買諸賈人紙彼送至令各  
書名于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  
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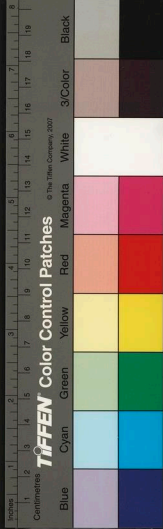
彭祥還質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  
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置產契  
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觀歸弟絕無所與  
又無籍可稽嫂訴之州訊不服迺越境訟於郭

郭卽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至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  
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一錄記乃速其嫂語之弟遂款服還質產

梅妻瘡死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  
與族叔錯素讐相絕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  
夜梅忽死于碎甕間錯乍聞惻隱往視亟還妻  
懼錯或許發謀所私者誣錯挾讐乘梅醉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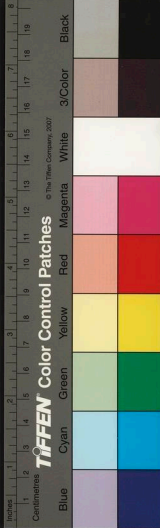


死往視之有司逮致訊鞠凡刑加梅妻輒毀加  
錯乃無毀焉疑其妻寃益拷錯不勝遂誣服尋  
上官讞改錯戍邊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  
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姦重  
典蓋妻故碎癰擠梅于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  
跌觸甕死適錯往視以其讐言誣之則易信且滅  
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  
索異麻草堅韌朽脆相懸絕用惑有司云夫情  
偽微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可少忽

邪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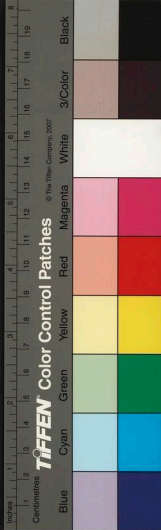
疑獄牽聯

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  
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往來者半  
歲眾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  
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  
以其醉於篋言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  
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剖屍爲四五始容焉復磚  
知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



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  
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  
詰屍處曰棄塚中責件作二人索之塚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  
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  
嘆惋循塚相語咎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  
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  
渡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  
號曰是矣取夫招覓塚上脫筭珥具棺葬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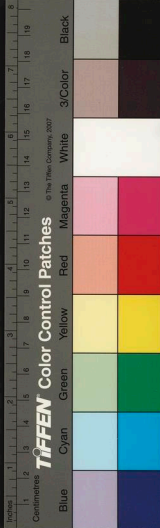
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  
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  
執翹於邑亦以鞠訊慙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  
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平不見負皮者庾音兩死獄中歲餘前長奏  
下縛狴音岸犴音岸獸名獄也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  
寃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  
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  
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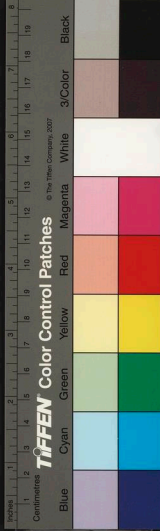
並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鍾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許醜也切罵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大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害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聞發入局中號於眾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眾工遙隨往廁兒佯被酒入婦舍挑

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與攀磚作欲擊闔狀則屍見矣眾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塚中死人何從來作欸伏擠騎驢翁臨水作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賧也解仇而伏



疑獄集卷之十終

毆刀逃筓而得刃件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  
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贖此又輟輟而不可知者  
也悲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